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積六爻之策各三十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積六爻之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凡二百六十者合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四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者每月三十日各十二月為三百六十也蓋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然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六爻之策則一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六爻之策則一百九十二此獨以老陰陽之策為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啓

上下經二篇之策

上下經六十四卦其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每爻各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又合二者為在一千五百二十也若為少陽則每爻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陰則每爻三十二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為萬一千

五百二十也啓

著策自然數

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其竊謂數是自然之數策即著之策數也禮曰龜為卜策為筮是已若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文公集

爻卦自然之序

揲法初爻成則便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便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便止有八卦四爻成則便止有四卦五爻成則便止見二卦六爻成亦是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次可見

陰陽老少之爻

揲耆之法凡三揲掛初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初通二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五揲掛初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爻三揲掛初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三十四策則為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而言故曰乾之

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百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九六七八之數

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偶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五老七八為少然陽極為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此揲著之法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也答方伯議

以一約四之義

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實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二一而為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二矣歸奇即二二一三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宜會焉初非有異說也

上同

六十有四之數

蓋四數之變極於六十有四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乃自然之數不容增減揲者隨其所得而言之又何慮其不可觀變耶

著七卦八之義

著以七為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所以知眾卦以八為數是用著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裁往卦惟三易有之皆筮法也文公文集

內外貞悔之名

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著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人是後一段事非謂必揲著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文公

大一兩儀三才四時之象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乙也分而為二者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尤懸也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

三才也揲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文公是象四時也歸奇於扚者奇零也扚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勒之也象閏者積餘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扚為五歲之象其間凡兩扚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扚之策以見存之象分二掛一而為第二變也考卦

全數自然之妙

蓋四十九者著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為掛扚其後為過揲以四乘掛扚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扚之數其自然之數如牝牡之相啣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無且其前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扚之數所以為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者

皆不可以不察也上同

天地生成之數

今按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五中數故不用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也十全數故不用而河圖洛書之四象亦無所當於五與十焉故四象之畫成而次一二三四紀其次九八七六積其實揲著之法具而掛扚之五與六以一其四而為奇九與八以兩其四而為偶奇乃象圓而徑一者其圓三故凡奇者其數三偶以象方而徑一者其圓四而用半故凡偶者其數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及其揲之三變則凡三奇者三其三而為九三偶者參其兩而為六此九六之所以得數之實也至於兩奇一偶則亦參其兩奇以為六兩其偶以為二而合之為八兩偶一奇則亦兩其兩偶以為四參其一奇以為三而合之為七此七八所以得數之實也是其老少雖有不同然其成象之所自得數之所由則皆有從來而不可誣矣上同

四象自然之理

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四儀而生有畫以見其象有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為四象也久矣至於揲著然後掛扚之奇偶方圓有以兆之於前過揲之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有以乘之於後而九六七八之數隱然於其中九七天數也三十六二十八凡老陽少陽之策數也六八地數也三十二二十四凡老陰少陰之策數也今專以九六為天地之數乾坤之策謂七八非天地之數而為六子之策則已誤矣上同

三變多少之數

其法初一變兩揲之餘為掛扚者不五則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為掛扚者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揲之餘為掛扚者亦不四則八五四為少九九為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謂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五而二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十九策去其初掛之一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為十二揲之數四五為少者一揲之數也八九為多

者兩揲之數也一揲為奇兩揲為偶奇者屬陽而象圓偶者屬陰而象方圓者一圍三而用全故一奇而合三方者一圍四而用半故一偶而合二也考卦

三變所得之數

四象之次一日太陽二曰少陰三曰少陽四曰太陰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合九居二者合八居三者合七居四者合六其相為對待而具於洛書者亦可見也故三少為老陽者三變各得一揲之數而三三為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圍二也三多為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二為六也其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為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為少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三二一三為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也兩少一多為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揲之數一得兩揲之數而二

三一二為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揲之數也左數者策則左右皆八左右皆策則圓二方一也考卦

三變皆掛之法

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偶數屬陽者為陽三而為陰一圍三祗一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三二一也掛一而右四者陰也屬陰者為陰二而為陽二皆以圍用半之術也掛一而左一右一也掛一而左二右一也陽也是皆以三變而掛之法得之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左一右三左右皆四乃為三變之後其可為老陽者十二可為老陰者四可為少陰者二十入可為少陽者廿雖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老陰陽數本皆入老者靜而陽性本動故掛陽之四以歸於陰是亦以三變皆掛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後兩變不掛則老陽少陰皆

察陰陽以畫奇偶

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

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
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
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為八卦八卦之
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本

奇偶相加而成卦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成惟皇昊蕤仰觀俯察奇偶既
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枝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
之陽奇而加偶陽陰以章偶而加奇陰內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兩
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偶
兌次二焉奇偶而奇次三曰離奇偶而偶四震以隨偶奇而奇巽居次
五偶奇而偶坎六斯曙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八坤以畢初畫
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
內達外原象

兩儀相摩而成卦

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為四四相摩而為八八相摩
而為六十四易本

伏羲畫卦之義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六傳又言包犧畫卦所
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
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取近取罔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兩
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
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太極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
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
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
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為然其已成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
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易學

陽乾陰坤之儀

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

之體立矣易本義

乾坤主六子之象

今按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為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為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為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為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為兌故曰三索而得女凡此數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為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入用之位者也易啟蒙

自下為初之義

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易本義

陽爻陰爻之別

陰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陰數六為老八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陰爻為六同上

論卦爻象之義

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者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有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總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自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便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息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之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卜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

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塗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謂辭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有所謂辭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是假此眾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語錄

元包擬易之作

元包作於誰乎衛元嵩也傳之者誰乎蘇源明也注之者誰乎李江也元包果何為而作乎為擬易而作也何以知其為擬易夫易始於乾文之昭也包起於坤資之用也此非蘇源明之傳元包乎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唐曰元包也非李江之序元包乎觀蘇李之言則信乎其為擬易矣嘗讀其書古字多而辭意蹇誠不足以攀義經之逸駕易六十四卦分爻布畫所以彌綸天地之造化元包有卦無爻何義也易用著策叙老別少所以推驗陰陽之變化元包分太少孟仲何見也借曰用坤為首吾得歸藏然坤卦始於荒井莫默終於厥勛惟極凡有八句而餘卦半焉何意也雖然嘗用三十六指得之太元以夫第四爻而為變是得之世卦遊魂之說以需下三爻而不變是又得之世卦歸魂之說後學嶄嶄亦未可以淺議元包云

邵康節正元之作

陳漸之演元所以發太元之旨是祕之音義所以祛太元之疑陸續之釋失又所以辨太元之惑夫發其旨祛其疑固有賴於陳漸是祕之功而正救糾訛若非陸續以釋其失則後世之惑滋甚吁又孰知陸續之後而有我朝邵先生之正元乎夫所謂正者則正救之謂也以楊子雲之太元而邵先生正之固非短於雄而詡已而長也實欲以正太元之所未正者也愚嘗三復正元而知邵先生有功於太元也深矣且方州

部家名曰四重元何義也正元則以方州部家而為爻之形象而以上
下命名真足以正太元之四重亦猶易卦之有上下爻也由初至上分
為九贊元何拘也正元則自一至五而以五行次之真足以正太元之
九贊亦猶洪範之序五行也元有十二卷正元則以九天分為九卷元
有八十一首正元則以九首各為一卷元九首僅以配土正元則以水
火木金土隨次序而品第之至於象工象兀象示象正象器象亦象坐
象光象幽之類無非正救太元而為子雲鑿皮出羽也不然蒼何以用
三十三首何以依八十一乎信乎先生之有功於太元也深矣哉

詳書考索卷之二 畢

別集

經籍考索卷之四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書

古文今文之別

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大禹謨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太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亦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文公語錄

孔壁伏生所傳之異

孔壁所出尚書如大禹謨五子之歌嗣征太誓武成景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



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詔命出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上有平易難曉處

孔壁所傳平易伏生書難曉如堯典舜典臯陶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鳩僇功載采采等語不可曉大禹謨一篇却平易同前書中體制不一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其恐如盤庚周語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景命之屬則是當時倏其辭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當時之民不識其辭義也同上

典謨盤誥未易看

三典三謨其言與雅學者未邊曉會後盤誥等篇又難看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伊訓太甲三篇或有一德其言治心脩身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

之別前

安國伏生之書難易

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詁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攷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同上

典謨備訓詁誓命之體

余嘗言典謨之書以其簡嚴寬大事事畢備書有六體典謨訓詁誓命是也至於典謨之書六體皆具焉與其他書不同如禹益儆戒之辭皆訓也如欽哉惟時亮天功之辭皆誥也如禹會群后誓師之辭皆誓也

如命汝作納言之辭皆命也誰謂誓誥不及五帝者哉陳
觀書不可以定體拘

其讀二典也則知其為君道之盡其讀三謨也則知其効臣職之至訓
戒於君上則事得以規正誥告於臣民則情得以通達有誓焉則俾士
庶之盡命而知所畏有命焉則俾臣下之盡心而知所稟出治規模粲
然畢備乃若典謨雖為二帝之書然觀誓征苗之師命羲和之官則未
嘗無誓命也訓誥誓命雖為三王之書然觀商有先人之典周有不顯
之謨則未嘗無典謨也以至堯典乃謂之虞書禹謨不謂之夏書命止
於文侯誓誓於秦魯益稷謨也而不言謨旅藝訓也而不言訓盤庚之
誥而不言誥嗣征之誓而不言誓君牙之命而不言命類皆存一時之
微旨誦其文者要當深察其意觀其事者要在默操其道惟夫疏通知
遠而不誣者發乎其有所得者矣定
書者通君臣之情

數之而曰奏輔之而曰贊啓之而曰詰陳其功而迪之曰謨循其道而
叙之曰範誦其闕而規刺之曰箴愛之切望之深舉其可畏可靠者而
擊之曰戒遷都非細事也而謀之於民異位非常典也而咨之於羣
天之罰以除暴亂也而猶恤夫衆言之弗協投踈逃之餘民以寧遷於
正都也而且諱諱然諭之以無我然帝王之心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
見吾績也君好生也而戒之以儆君克勤也而儆之以怠荒君逸於
得人也而諷之以叢脞持盈守成咸懼倏無所不用其至也而尤懲
之以迷亂禹益皋陶周公所以敢直言而無忌者蓋以君臣之情素交
相孚也君之心臣無一而不知則臣之忠君亦無隱而不見雖是辭訐
弗異于外蓋有相容而無疑者矣鄭
書之序失其傳

康誥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啟餘民封康叔謹按康叔者成王叔
父不應稱之曰朕其弟曰成王者康叔之猶子也不應自稱曰乃寡兄
其曰兄曰弟者蓋武王命康叔之辭也故史記武王封康叔於衛且康
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也周公東征叔虞已得封於唐王命歸周

公於東豈有廢叔得封反在唐叔之後乎故不得不捨書序而從經史也胡五

商周之書無若稽古之文

或曰堯舜二典大禹皋陶謨皆以若稽古目之商周之書咸無焉豈商周之君臣無若稽古乎答曰唐虞之道直而純商周之道變而正直而純者可為萬世法故仲尼以若稽古目之明一時之權耳唐虞之世君揖遜於上臣訂謨於下古有善道君得以順考而行之臣得以順考而言之不亦直而純乎商周之世湯武之君固聖矣然其跡則伐伊周之臣固忠矣然其跡則放焉稱焉然必湯武而行之乃為聖也必伊周而行之乃為忠也不亦變而正者乎揚元

盤誥之書斯民日擊而心曉

予讀書至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中觀古器物潛然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劍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嘆息如夷狄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語累數十譯僮乃能通未嘗不發

書而驚曰古聖人斯予哉後世之縉紳先生老於文學者考釋訓誥發馳精神歷數十年至於白首沒齒有不能知之當時之人號召告令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也當時之學士大夫俱曰知之何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也切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誥之語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為聳牙佞強難入之言以驚拂之也蓋其所習者素曉也馮子

周官

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儆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傳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又過此而有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東萊

訓誥誓命之文不同

大抵書文訓誥多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

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彙括潤色粗有體制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文公語錄

書傳非出於安國

尚書孔安國傳恐是魏晉人所作托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

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章宏魏晉間文章細如孔叢子亦然書小序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同上

小序不出於夫子

書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用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

且如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降申之由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

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下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臯

陶而思日贊贊襄哉之下接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

予思日孜孜思日兩字便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

不如此說徒說得多端非本意也同上

讀尚書不如讀大學

或問讀尚書曰不如且讀大學若尚書却只說治國平天下詳多事較

詳如堯典克明俊德親九族至黎民於變展開是多久舜典又詳太

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多久同上

詩書具大細之理

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同上

堯典述禪位之事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為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

嗣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

下授舜全

堯典紀為治之序

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

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讓時

作也至後諸篇皆然况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
晉宋間文章况礼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上
堯典禹謨稱虞書見其道同

孔子於三聖之書不仍舊史而必為之序正既加序正而又不俱謂之
唐謂之夏而必以虞稱者抑又何意也蓋堯授舜、授禹三聖相授守
一道自古繼、承、未有粹然出正如三聖人者孔子序書欲後世知
三聖之時、異道同故序正其書均謂之虞以見道同而書亦同也其
不俱題為唐者堯授舜而已授禹者非堯謂之唐則可以該舜而不可
以該禹下俱題為夏書者禹承舜而已承堯者非禹謂之夏則可以統
舜而不可以該堯惟舜上承堯下傳禹以虞名書則三聖之道備天子
之意固不深歟夏先

書首堯典美其克遜

或曰皇之三帝之五其書皆存焉仲尼刪書獨斷堯典為始何也曰聖
人所以垂世立教杜百代篡率之亂也其刪書也斷堯典始焉美其能

以聖繼聖也千古盛德將何以加諸取為百代典誥之首則禹世良書
兼之悖者懼之矣不亦宜乎其序曰將遜于位遜于虞舜作堯典微書
可知也揚元

堯典為虞書以成堯之遜

仲尼定堯典為虞書者何原聖人授受之心杜百代篡率之亂以成堯
之遜也堯之遜舜以天下者非受於文祖之日而遽授之也若受終文
祖之日而遽受之爭其可已耶必先一其天下歸舜之心爾使舜之跡
著於天下舜之功被於天下堯舜無二也則雖堯之民即舜之民也雖
堯之事即舜之事也然則堯授舜以天下而臣無怨舜受堯之天下而
臣不爭故仲尼刪書移堯典為虞書明非一人獨能與舜天下蓋堯之
時天下已皆為虞矣則雖堯之事即舜之事也

堯舜謚號

釋堯舜者曰堯舜謚也堯善傳聖曰堯二聖盛明曰舜後之學者用不宗焉然未知所以著謚法之因也

謚法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世有辟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
思懼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漢武堯舜謚論

堯舜傳禪堯禪舜則不試之矣舜禪禹則不試之矣

或曰昔者群臣薦舜於堯曰我其試之書曰歷試諸難夫試者非聖人之事以天下與人而試之何也曰是聖人之用也非試也堯在位久其流澤於民也深天下之人知堯而未知舜堯舉舜於畎畝之中授之以天下之事一日以嗣位告則衆且諱雖堯莫之能過也曰我其試矣民未忘乎堯也舜既履天下之政其膏澤流乎民無異乎堯之君天下由是天下歸舜曰我君也堯之試舜既聞命矣敢問舜之禪禹不言試何也曰禹以治水之功被天下民之視禹也無異於視舜也書曰降水儼予成允成功惟汝賢禹之力被於民也夫民之歸之也順不待試而天下安之矣舜受位而去然尤患天下之懷也巡狩于外以避之書曰五十載涉方乃死此之謂也

堯名放勳謂放勳為堯名書之代也然果何所據依乎

放勳作堯號蓋史稱堯之道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為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為放勳曰

若以堯號放勳則皋陶當號允迺禹曰文命言放于四海有甚義理

堯典中星堯典篇日中星鳥以殷仲春說云春分之昏正南方朱鳥之星也春主東方可觀

之以正其候今何不云是而及觀朱鳥之星何謂也

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

舜去四凶堯不夫四凶而舜夫之然則堯所未能乎

萬物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遽去之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之不堪而去之也

舜干格苗有苗逆命征之可也禹曰舜干羽於兩階七旬苗自格一何易乎

或曰干羽之舞果格苗之道乎曰格苗不在干羽之舞子之言信也然苗之。以服我者班師而已舜大聖也為天下之君禹大聖也奉君命以行師其舉苗猶及掌耳然自謂堯之以威彼必不服意吾德有未至

乎何苗之逆也退而自悔然後苗服焉夫以天下之大士師之衆仁聖之德問罪於苗苗氏不服猶且班師此服苗之心也是故服天下以心不以威以威人未有能服人者也夫以德用威且不可况以暴用威乎

啓與亳戰古者天子有征而無戰若啓天子也亳諸侯也何以與戰于甘之地

戰危辭也知有亳之強也不曰征啓天子而失禮之古者天子六卿卿將一師諸侯不恭則奉辭以討之天子未嘗躬行有亳不恭咨失其制故至于大戰夏德衰耳孔子憂之

放桀伐紂

湯放桀武王伐紂於義何如也

湯放桀先伐葛伐韋伐頤桀不悟而後放之文王伐紂先伐崇伐密伐共伐黎紂不悟武王又觀兵于孟津卒不悔而後伐之夫戒之而不戒者自亡而已何有於我紂戒之吾之志也放之伐之非吾志也非吾志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逢人之惡利人之位未有得天下者也

伊尹及說命易曉

伊尹書及說命三篇大抵分明易曉今人觀書且看他分明底其難曉

者且致之致使曉不得亦不濟事語錄

商書幾篇分曉

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於高傅說所說底細了難看若是伊尹與太甲說雖是窳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昏愚人但欲敗度縱敗禮耳上同

盤庚五誥難曉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前同

周誥如曉諭之文

典謨之書恐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上

禹貢酒誥可疑處

書中亦極有難攷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荆揚問地理是吾輩親自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

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塗牽車牛遠服賈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

武成記事

武成一篇乃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者也然諸儒所以疑之者有說以其所記之日有差故也一月癸巳武王

自周伐商不當即繼以四月我生明既曰既生龜為四月之十六日不當繼以既戊午反是正月之二十八日既先僂武備文不宜始記禱神與其受會於牧野既曰祀于周廟命度邦冢若不辨者

疑武成之誤者古今所說也孔穎達曰此篇序事多而王言少其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無作神羞以下當有其辭今無其語是言尚未已簡編斷絕也自漢以來豈惟穎達疑之邪特為之疏義故說行於世也如近世王氏程氏之徒莫不疑之入自為斷家自為讀而卒無定論嗚呼書之不幸出於口授壁藏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五十有九篇曰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然則五十九篇既定之後豈無錯謬者哉蓋亦有之矣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之辭只合在益稷之末而重出於舜典命官之際康誥之書周公作誥以封康叔而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此文皆錯誤失次也若夫武成之書則似顛倒錯亂然實究其

旨實亦無錯也蓋古者之體自不同仲虺之誥全載仲虺之言湯誥

全載湯之命伊訓全載伊尹之語至如太甲盤庚之類皆出一人之言

此其大凡也若堯典則惟記用入之言至於稱堯之德與乃命羲和以

下並史官之辭舜記並是史官述舜之為政及命官事禹貢頌命等書

並史官當時之制此又有體也其可一槩觀邪武王代紂五書泰誓三

篇牧誓一篇皆全記武王誓衆之辭史官無加焉此則仲虺之誥湯誥

伊訓體也惟武成不然武成者武王伐紂之功已成識其政書之書皆

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此則與堯典舜典頌命之書體

同孔氏乃疑其序事多而王言少體裁異於餘篇不當如是之疑也且

據左傳無作神羞以下皆有其辭此獨無文何拘之甚乎至王氏則離

析其章句以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即繼以乃反商政夫經上言先王

之勤勞文王之未集大統武王方承厥志以下不言伐商遽謂反商政

則其語無倫之甚學者惟患武成之失次其離而讀之反以無倫可乎

予謂不然武成一書惟知古人作書之體者乃知其無誤也武王既勝

自尼于征伐商此則記其治往征伐商之
于商至于豐乃偃武備文以下此則記其

又記其歸此其識事之總目也即載其命家君

公四月癸巳王朝步
之時也既述其往
之辭告皇天后土

所過山川之言至無作神羞述武王往伐之時有此言耳述武王之言
已盡乃曰既戊午師逾孟津此史官還卒言其勝商之事爾下至封墓
式閭散財發粟皆天下已定行之雖若不相倫續蓋雜記其政事無害
作書之體也以此見既生魄乃序其歸周之後既戊午重述其伐商之
時不得以戊午繼四月生魄為說也學者反覆深思理可見矣或曰孟
子之於武成尤不盡信之矣豈得無所疑乎曰孟子特疑其二人伐罪
不至於血流漂杵爾孟子雖疑其理之或非未嘗疑其文之錯誤後人
疑武成當如孟子而後為知書也

正而稱一者何也

大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經籍門

書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章俊卿
刊行

方

洪範九疇
劉氏之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
如公子偃之應欲以為甲兵之象吾不知何者
執天子之異或又以為甲兵之象吾不知何者
向則曰夫人有淫行也散則曰棄法律逐功臣
情也吾不知何從又以其木不曲直則象之
常雨厥極惡能順之則其法為直好德之
下能五福六極不能當於其法又為德之行
廢怨能厥罰常陰之說此其又感矣

思昔夫箕子之言九疇自五行至於五福六極

予看以五行者以天生五材闕一不可一日而

何暇合五事八之

故曰絲煙洪水汨陳

行帝不震怒不

其五行汨亂五行之性失則九疇無序矣此於五行本於水火性失

謂九疇皆配合以五行則非也九疇之始配惟此於五行本於水火性失

兩若義時賜若誓時與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於五行本於水火性失

則明言之矣其他皆無相配之理也五行之與五事亦自不相涉况及

其他乎先儒以貌配木以言配金以視配火以聽配水以思配土漢儒

之說然也非箕子之意也若出箕子之意則五行必先木以當貌次金

以當言次水次火次土以當視聽思又必須度證謂謀肅又誓聖之言

今五行乃先水次火次木次金次土殊不與五事同序又無肅又謀誓

聖之言必欲配之者強配之也曾不思箕疇次八曰念用度徵謂之度

徵則直以為五事之證驗與他疇不同也若夫五行自五行入政自八

政五紀自五紀三德自三德稽疑自稽疑何證驗之有乎苟以五行皇

極五福六極皆合於五事則入政五紀三德稽疑亦可強合之乎知彼

之不可而惟此之求矣箕子之意明矣近世蘇子知劉氏之

非之是矣而其自為說則又以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類

行包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於五事治也此亦不可

也五行之用特急於九疇何以能包羅九疇乎五事之在人無與於五

行何以能檢御五行乎皇極之道凡天下事皆皆歸之入政三德之類

亦然豈惟裁節五事而已哉乃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

五十治百未見其可也且謂皇極之建凡九疇皆序亦可矣若皇極之

不建吾不知木何以不曲直金何以不從革土何以不稼穡至於六極

之中生而抱病謂之疾狀貌醜陋謂之惡勢力孤寡謂之弱此皆出於

天命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以皇極不建五事不當不行不順乃使人疾

使人惡使人弱有是理乎蘇子之論正與五行傳辨而未免五行傳惑

之也誠使劉氏之傳舉而焚之不為後儒惑則此於五行本於水火性失

五行相生

陽陰合初生水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虛其成形尤未定次

不金則確然有定

生大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

土中於土出語錄

陰陽在五行中

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是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合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同上

虛明虛暗之理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同上

錯綜相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陰陽事同上

土旺四季之義

土寄旺於四季每季管十八日是土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五箇七十二日共養成三百六十日也同上

陰陽生五行四時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繫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同上

天地氣質之說

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同上

五行分合之理

陰陽之為五行有分而言者如木火陽而金水陰也有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戊金之庚水之壬皆陽而乙丁己辛癸皆陰也同上

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從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最
是不易又須欽是五福所以聚斂五福以為建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
一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箇皇極又須是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
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證是驗之於天五福是體
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歸

人君端本示儀之理

五皇極只是說人君之身端本示儀於上使天下之人則而效之聖人
固不可及然約天下而使之歸于正者如皇則受之則錫之福也所謂
遵王之義遵王之道者天下之所取法也人君端本豈有他哉備於己
而已一五行是發源處二五事是總持處八政則治民事五紀則協天
運也六三德則施為之樽節處七稽疑則人事已至而神明其德處庶
證則天時之證驗也五福六極則人事之證驗也其本則在人君之心
其責亦甚重矣皇極非說大中之道若說大中則皇極都了五行五事

等皆無歸著處上

入君為治之心法

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如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中不可以訓極

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星極之極民極之極詩篇雖有解為中者蓋
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
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處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
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均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
四方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文公文集

極者標準之義

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
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同上

後人訓極為中非是

大傳洪範寺禮皆言取而已未嘗謂皇為中心先儒以此極處嘗在物

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戶百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入遂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上同

窮極極至之義
皇極如以為民極標準立於此四方皆面內而取法皇謂君太極如屋極陰陽造化之總會樞紐極之為義窮極極至以上更無去處語

入君建極如箇標準如東方望也如此西方望也如此南方望也如此北方望也如此莫不取則於此如周禮以為民極詩維民之極四方之極都是此意中固在其間而極不可以訓中前

君爽之書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爽此
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是以召公不悅周公何也王曰孔穎達曰周武
至治之役則難為繼成王非有過人之聰明則易以懷以易懷之資任
周公不歸故也如王氏之說則定召公以成王聰明不足難與有為豈
聖賢之意乎如孔氏蘇氏之說則是周公不知以禮進退反使召公有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學經之弊正坐於此拘辭失意豈惟詩而已君爽之書學者惟見序有召公不悅之言書有汝有合我之語則皆以為召公疑周公召公聖人之徒也不疑周公於四國流言之際而疑周公於復辟之後有是理邪然則召公之不悅者非為周公自有所不悅也成王能自為政召公之年已老矣而後尊以師保之任方功成身退之時而加以莫重之寄雖成王之所眷注周室之所倚賴爵位日隆任責日重非召公所樂也况召公已對於燕身留相周而不得優游於國不說之旨蓋謂此爾是以周公勤勤作書以留之蓋不以寵利居成功者入臣去就之際忘身徇國愛君不忍去者大臣終始之義召公之欲告老雖得去就之節未可為忘身愛君之義此君爽之書所為作也始則曰周雖受天命而天命不可知昔者商有天下賈臣若伊尹伊陟巫咸之徒皆始終盡忠不去王室故謂之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是以多歷年所也至周文武之時號叔閔天之徒既昭文王於前又昭武王於後亦如商之世臣也今予暨汝爽

其濟小子同未在此之時不可以位尊重不樂留此而異前世之臣也故者造德不降我則鳴焉不聞謂若成之德若不降意必留則不能致鳳鳥之瑞矣既又告之曰前入命汝作民極使汝明最偶王其敢忘之乎及其終又曰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言汝惟知民德不可徒盡臣節於初而不能成其終宜敬汝之治職而後可也深文一篇之義無非周公以大義留召公釋其不悅之意欲與同濟成王時周公自以為成文王之功于不怠雖海隅出日之地皆率俾之豈容召公告去乎觀此則君與之書為留召公而作非召公不悅周公可知矣知此理則一篇之義昭然若謂召公以周公當去職則若造德不降之言乃周公自謂也可乎至於命汝作民極惟其終之言何謂也故曰召公自有所不悅爾非為周公也其後周公沒召公相成王至康王即位嘗為太保承介圭以授王則召公終老於王室雖有燕之封而終不得就國與周公之魯國也豈非以周公之肯不可忘耶嗚呼君與之書大臣愛君之義盡矣

穆王三書

書傳後世觀者知其用與其訓刑之際如是明罰可知穆王之為人不至文武成康之風烈矣及幽穆之世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前之西游冥上母于靈池取於仁義時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或實祭於徐執三帛二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穆王方且復命造父御長驅而歸伐徐偃王北走鳥少知退之說則夫子所存穆王三書可以發而無傳究其所以乃退之恃才辨智輕信異端詭說厚誣穆王也

夫乘八駿而宴王母出於列子謂西極之化人請穆王同遊王執化人之杖騰上乎中天既而王悅不恤國事肆意遠遊乃至巨蒐氏之國又升崑崙之丘以至於瑤池此但列子假托謬悠之言以神其神仙之術莫謂黃帝不親政事夢想華胥之事同並列寓言大槩謫恠如此後左氏不察乃因其說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焉妄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孟浪之說此退之所為據也夫以列子謂穆王好神仙不恤國事為可信則黃帝不親政事亦可信耶以穆王宴瑤池為可信則黃帝至華胥國亦可信耶退之名為信吾道排異端者也而反溺於異端不已陋乎且其言謂偃王能行仁義愈非也周室在上儂

王誠知仁義者則豈敢斷諸侯之爭辨受三十六國玉帛之費乎信一
誣惟之說而矣天子定壽之旨立徐偃之偽名誣周王以大惡退之一
碑之失百世不能贖也今觀穆王三書其命君牙為大司徒則自謂守
文武成康之緒其心憂老若蹈虎尾涉春水必顛股肱心脊為之翼也
其命伯冏為大僕王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
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其任伯冏君牙之得人且知其惕躬受咎也
其命呂侯以刑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老耄年而其心未嘗不
在民反謂之意不在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三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
亦不當則天子不取之也夫子存其書則君牙伯冏呂侯非妄人穆王
非不恤國事之主明矣當是之時君臣如此而謂徐子偕王已謬况又
受諸侯之贄乎今之世儒有讀伯冏為大僕正則曰穆王好馬故也讀
呂刑王享國四百年蓋荒則曰老而荒怠故好遊也蓋列子之說傳為
左氏以及於韓子信韓子之說必至於此也據書曰王享國百年蓋荒
言時已老矣年雖老而猶荒廢刑以誥四方正見其不怠也荒廢之

義與禹荒度土功同若果既老荒何暇訓夏贖刑乎予病世人聞聲輒
影毀譽失真至有無兄盜嫂無妻搗婦翁之謬街談巷議不足恤而韓
子亦信之所以不得不為之辨也

呂刑非先王之法

問贖刑所以寬鞭朴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非先王之法
也故程子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
垂戒後世乎

秦誓何以入經秦穆公夷狄君爾以夫子定書何以秦誓附之於帝王書之後

百篇之書帝王大訓特序秦誓者蓋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可免猶
不敢廢人事焉若曰旌穆公之改過用人彼夷狄之君爾既死猶以三
良殉葬豈其能改過而用人者乎

諸臣執贄書記舜巡狩之曰備五體五玉三帛二生一死魯孔氏傳曰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元纁黃之說於經則無所據矣况纁之東也

夫執鴈一死士執雉元纁黃之說於經則無所據矣况纁之東也
東后方與諸侯為三宗之書春秋與孟子言諸侯之制並無孤之名
獨周禮有之舜之時未可據此且世子必執纁孤必執元附庸必執黃

所取何義若無義則謂世子執元執

孔子釋書類皆亡據有如舜之東巡肆覲東后雖曰備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而未嘗有纁元黃之說與夫羔鴈雉之言此孔氏據周禮太宗伯之文因以意而解之其失亦甚矣且禮諸侯所執者玉而已幣帛禽鳥皆非所執也蓋彼據周官書有執之文孔氏之失正自周官書誤之也太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曰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鷩工商執雞據春秋魯莊公娶夫人使宗婦以幣見春秋書曰大夫宗婦覲用幣不聞其執幣也惟左氏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蓋用玉帛連文其實執玉奠帛也若信周禮謂帛可執則皮亦可執乎烏乎執帛危可也曰羔鴈雉之物其可執乎方卿大夫之見天子鞠躬奔氣偃僕不暇而乃手執羔執鴈執雉果為禮容乎至尊之前羔鴈生禮執持惟恐或失不知何如拜趨俯伏乎至於執死雉以見君豈其宜哉且必取此三物何義鄭氏曰卿執羔者取其群而不失其類或曰羔群而不黨凡鳥獸各以其類聚何特羔不失其類乎又

安知羔之不黨乎陋說之甚也大夫執鴈者取其俟時而行如大夫之隨君也凡人臣皆當隨君而大夫獨取此義何耶士執雉者謂士當如雉取介為君致死也凡為人臣者皆當為致君死何特士也哉若如所說則卿之所執亦可以為大夫之所執大夫之所執亦可以為士之所執皆不通之說蓋作周官書者但見舜典上有五玉之文以玉為可執則下之三帛二生一死之物皆可執也諸侯既執玉矣則其餘所執者不得不強以孤卿士大夫當之是不思之甚不知舜典之旨不然舜之行守諸侯各執玉以見而三帛二生一死之物特以為贄見之禮爾古者君臣相見必以見土地所生之物而為之贄康王之誥曰皆布乘黃朱賓繡奉主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方康王既尸天子諸侯皆布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謂之壤奠舜之諸侯以三帛二生一死贄者亦壤奠之謂也禽鳥之物性馴擾者則生致之性耿介者則死致之此皆使人致之於天子天子受其贄而還其玉故曰如五器卒乃復使孤卿大夫士常執之物天子不容受之不與五器俱復也觀此則可見執羔

執帛等之說為謬矣執帛執羔固不可而又謂廢人執鷩工商執雉愈可鄙也謂孤卿執鷩何所見邪此又因舜典之文而增益之惑世之甚也矣

書至文侯而詰命絕

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通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会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墮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學者所當審異而明辨焉

文侯之命見周終於東

嗚呼周所以終於東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讐未報王畧未服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守而君臣釋然遽自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拜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彤弓廬矢功已報矣曰父往扎柔遠能迺惠康小民無荒寧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東邠爾都用東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怡王室無

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書錄秦總見帝王之道未嘗終

五帝三王之命至文侯之命竭矣受之以費誓者以法制之在列國猶可因也受之以秦誓者以理義之在人心尤可復也充魯國之心而因伯禽之法帝王之道何遠之有觀書之終而後知帝王之道初無所終也

書非甚高而難行

昔孔子序書錄上古之帝王於其興事造業布政出令以經理天下之際始於受禪終於征伐已畧盡矣今其存者其智謀非有出於人也其行事非有以矜於眾也則天為不可不敬以民為不可不畏以己為不可私以諫為不可逆患至而不敢避功成而不敢居酌天下之事而處其中如是而已矣

華水心進卷

群書考索卷之五

畢

別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考索卷之六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鄉編輯
建湯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詩

風雅頌之義

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蟋蟀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蓋聲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詩

風雅正變之分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也

考索別集卷之六

經籍門

七

至龜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
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詞

風者民俗之歌謠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
化以有言印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而有聲而其聲又足以
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
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同前

勸懲得情性之正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
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
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
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
天理之流行矣同前

感善心懲逸志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
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
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
以盡蓋其義而示人之意亦深切矣詩子

優游含蓄之意

詩雖或主於譎諫然其譏是人也亦必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譏之之意
然後其人有所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探其隱匿而播揚之既無陳善閉
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
墮於媒媮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矣夫子亦何取乎爾哉語或

美刺風諭之旨

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風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間
所以漸清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
其仁義之良心也上同

二南詩之正風

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
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
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
心備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同上

詩之作者非一人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
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文公語錄

詩者古之樂

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名不同衛有衛音邶有邶音邶有邶音
故詩有邶音者繫之邶邶音者繫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
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之作樂之體格按
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自
為大雅小雅也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文公語錄

雅有小大正變之分

問二雅所以分答曰小雅是所繫者小大雅是所繫者大嘯嘯嘯鳴其
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問變雅曰亦只是變用他腔調爾同上
風雅隨時而升

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
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五風二南之於二雅如
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同上

六義之說有三

問騷詩本風而周禮篇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蜻祭息老物則吹
邶頌不知就邶詩觀之孰為雅孰為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
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事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焉一說謂邶
之詩次之其調可以為風可以為雅可以為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
是邶之雅噫嘻載芣豐年諸篇是邶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
王介甫則謂邶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

也前

六義之體不同

所謂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也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是也至此興賦又別如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如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鈞起因而接續者興也引物為况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前

比興之義不同

詩之比興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此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

詩之為興不一

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詩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別借此說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無

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不

指上

假物興辭之意

詩人假物興辭大半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或成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弟兄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郊肇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六斗以祈黃苟亦是觀合之特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上同

笙詩有譜而無辭

由庚白華等乃是笙詩有其譜而無其辭者也上同

無邪者詩之全體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段無邪耳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亦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匪我思存縞衣綦屨中耶樂我貧此亦無邪思也為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為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耳唯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前美刺可以為勸戒

問思無邪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上

美刺不足以盡詩

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說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是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其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說把持放鵬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為情性之正前

詩中頭緒多

詩中頭項多一是音韻一是訓詁各件一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這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看方得前

詩至夫子而後舊

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天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如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云各得其所則是還其舊位前

聖人只是判定

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判定而已聖人當來看定好詩便要與歎詠發人之善心不好詩便要起人羞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蓋思無邪是魯頌中一語聖人却言三百篇惟魯頌中一言足以盡之上

詩序矣詩人之本旨

今人不以詩說詩却以序說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字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善處前

讀詩當味其意

讀詩者須當諷味者詩人之意在甚處如栢舟綠衣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然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得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節於其君子之不得於其父弟之不得於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之皆當以為此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是詩中一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也同上

讀詩全在涵泳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得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意思自足同上

讀正文自見其意

聖人言詩之數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

說得盡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序少間只要說得序意却將詩意來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同上

看詩自有次序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做尚做得不好同上

樂為詩而作

蓋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之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諫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同上

志者詩之本

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未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同上

聖賢以志求詩

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上同

樂聲不足以盡詩

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為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妙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為樂聲之應為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同

詩具天人之理

凡詩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邠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

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調和而作其義寬而察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使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上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見也詩集傳

風者民之歌謠

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為樂以見風化流行而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妙德化之深心瞻肺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歌於歌詠故當作樂之時列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公答

雅鄭二者之別

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樂以風為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為法存其惡者以為戒無

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文公答呂伯恭

刪後無詩之喻

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文公

伯恭

齊魯毛鄭之詩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

亦多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呂氏家塾詩

記後

說詩多以意會

今人說詩空有無限道理而無一點意味只為不曉此意耳歸

詩說者不一

燕燕之詩毛氏以為衛莊姜傷已韓詩則以為衛定姜歸其婦送之而

作鄭康成注禮記又以為衛獻公不禮於鄭妲姒姒作此詩謂當思先

君獻公以待寡人。柏舟之詩毛氏則以為仁人不遇韓氏則以為衛

宣姜自誓亦作自孔子既沒之後世之學者各以其所聞而傳之故自

說所以不一也

詩之章自相反

江有汜之詩既以為美媵也勤而不怨媵能悔過也而其下文云又王

之詩既以為許穆夫人所作也閱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又言衛

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野處潛色許穆夫人聞衛之亡傷許之小

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知魚麗之詩序以為文

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芣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既以為文

武之詩棠棣之詩又曰宴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此又成

王之詩也非一人所作甚明矣

論詩次序先後

夫去而遣之還則勞之先遣後勞則皇皇者華當在四牡之前孔氏曰

使臣在返非一曰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孔氏以伐柯九

一曰

一曰

豈破斧東山然後終以浪跋今皆顛倒不次以為簡札設編或者次詩不以作詩之先後孔氏之說亦一見也云云載馳衛懿公之詩乃在文公之後皇華遣使之詩乃在四牡之後豳風破斧乃在東山之前雖顛倒如此然四牡之詩但言人君之勞使不可不知勤勞皇華但言使臣之出不可不詢疾苦詩之本意如此不必泥先後之序也

風雅頌之用不同其實則一

詩之別有三風者風也本其風俗之美惡人情之去就為之詩因鄉飲射而歌之以風其上故曰風雅者正也言朝廷政事得失教化隆衰為之詩因朝廷政事宴而歌之卒歸於正故曰雅頌者容也發潛德之幽光揚先人之功烈為之詩因郊廟祭祀而歌之畫其形容故曰頌三者其用雖異其所以使之手舞足蹈而不知樂而不淫勤而不怨安於禮而不敢辭者則一也

風雅頌之別

詩大序雖出於後人傳蓋而其妙處實有孔子源流蓋夫子嘗為子夏

子貢之徒言之後人得其緒餘合為一篇之序也如詩有六義曰風賦

比興雅頌非孔門不能道蓋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用也賦賦

加之風雅頌之中所以予嘗為之說曰鄉黨之詩曰風故二南諸國之

詩皆鄉黨人為之歌於鄉射鄉飲蜡祭或因諸侯之貢或因王人之來

達于太史而比其聲音於大師氏後世因為嘗樂今儀禮所歌二南諸

詩是也朝廷之詩曰雅蓋王朝卿士或太史氏為之或大賓客六朝會

或燕享時歌之大師氏類以為樂章今儀禮所歌鹿鳴文王曰華南陔

諸詩是也郊廟之詩曰頌亦公卿大夫與太史為之周公諸人作周頌

史克之於魯頌於郊祀明堂常祭宗廟時歌之而各有所主如清廟主文王執

競王武王思文后稷不得而易非如雅詩可以通用也後世學詩不知

風雅頌之聲與其所用者不同而妄為之故郊廟之詩間有作者而風

雅詩竅不聞以古諸侯之邦人皆能詩國皆有史遂得轉而上於國久

矣何彼穠矣是也第不當在召南桐而下四篇非魯人為之蓋請於朝

天子命史克作之以追美僖公固歌於廟而列之頌此又詩之變者孔

子曰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故其自然初非以是為廢賤也而序詩者以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有一定不可易而雅之小大由於政則有大事載之小雅小事載之大雅者故凡六序之論詩有出於後人混淆之辭不敢盡言

引詩句以正風雅頌

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有一國之政事者謂之風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諷諭之言者皆謂之風也如文王曰咨咨汝殷周之類是也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其正言天下之事也然後謂之雅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謂正言其事者皆可謂之雅也如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是也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其形容天子之盛德然後謂之頌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稱頌聖人之盛德者皆可謂之頌也如吁嗟麟兮吁嗟乎騶虞之類是也風也雅也頌也皆分在於三百篇之中故學詩者不當淫四始之故必求之六義可也

詩之諷刺以微諷

棠棣之詩所以閔管蔡也所陳者文王之事而已未嘗直闕其失焉大田之詩所以刺幽王也所稱者乃成王之美而已未嘗直刺其惡焉雉之刺亂則曰百爾君子而已隱有甚楚之疾次則曰樂子之無知而已

聖人不刪淫亂之風所以示戒

淫亂之風非美事也而孔子刪詩不去而存之者所以示鑒戒於天下也亦如春秋三百餘年篡弒之事亂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而唐太子弘授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殺其君頹而更換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有建言經筵以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

詩於一篇之中或有二義

氓之詩曰刺淫佚又曰美反正是刺之中有美也庭燎之詩曰美宣王又曰因以箴之是美之中有箴也終南美襄公又曰因以勸戒之常武

美宣王又曰因以為戒是美之中又有戒也。詩有美刺怨惡閔傷規
誨而一篇之中或有二義汝質閔而有勉隱其雷勉而有勸氓刺而有
美抑刺而有警揚之水怨而有思庭燎美而有箴

大功之君雖小失不足譏刺

宣王之詩凡二十篇其所稱美者衆矣然庭燎曰箴汚水有鷓鴣鳴曰
誨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四篇皆曰刺者蓋大有功者不能無小失
也孔子刪詩並錄其功過俾後世知大功之君雖小過不免譏刺也

聖人叙詩正名而已

平王天子也其政不足化天下則其詩列於風僖公諸侯也其功亦可
以告於神明則其詩列於頌聖人之叙詩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逸詩

司馬遷云古者逸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孔穎達則以為傳
記所舉逸詩絕少史記所言蓋司馬遷之謬歐陽又以為圖觀之宜不
啻三千也

樂官以詩

工以納言時而賜之古之樂官掌誦詩以納諫也

詩之有刺出於不得已

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
其美而箴之箴之不可則沔水以規之規之不可則鶴鳴而誨之誨之
不可然後祈父諸詩以刺之然則刺其君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
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

詩人思古以見今

昔者詩人之傷幽厲也不暇言幽厲之失而詠歌文武成康之隆三嘆
而不已者蓋思古以見今之失也

鄭氏訓詩之失

鄭氏之學長於禮而深於經制至于訓詩乃以經制言之夫詩性情也
禮制迹也彼以禮訓詩是按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
歟豈亦之詩耶以爲尋不諫亦入鄭以為入於宗廟狼跋狀周公安閑

考索別集卷之六

經書

卷之六

自得於說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鬻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遜處錄
見宣王有怠政之漸而鄭以為設雜人之官諸類此者不可悉舉豈可
謂之知詩邪水



群書考索卷之七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詩

詩不始於周

先儒謂詩三百篇其始終皆在於周嘗試論之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寓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鼗鼓以土籥以鞀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頌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虞詩曰詩言志歌永言當是時詩之義已終矣至於太康逸豫而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傷今而思古變風變雅之體已備矣商頌十有二篇而詩之為詩者已極其至然則烏在其始於周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我前輩謂天下未嘗一日不趨於文至周而後大備此說盡之黃山谷文
觀詩之法度先平易其心

張橫渠云詩之情性温厚平易今顧以崎嶇求之以艱難索之則其心
先狹隘矣惟平易其心則意思廣大此知味之學觀詩之法也同上

詩不過發乎情性

六義者學詩之筌蹄而非其至也故夫知感而遂通之理於冥然不動
之先知喜怒哀樂之理於渾然未發之際則三百篇之詩一詩也噫明
乎大極則六爻一爻耳明乎皇極則九疇一疇耳明乎情性則六義一
義耳同上

詩出於小人

常觀於詩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人之秘匹夫匹婦皆得肆言
之聖人為詩而肆匹夫匹婦之言宜若積其輕君之心至於幽厲之小
雅邶墉衛陳鄭之風直諫而不許顯譏而不疾相與携持去之而卒不
忍然後知聖人使之言而民猶不敢盡言而况敢叛是故湯武之與其

民急而不敢先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淫靡之氣舒而亡聊之
氣不蓄也嗚呼詩不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
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之存亡天子之權烏乎春秋之亡以禮廢秦
之亡以詩廢全

三千古詩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未幾知遷說何所據乎

司馬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繆
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
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
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哉六乙

詩序非亂古詩無序詩序自卜商始或者又以為聖人之自序且序者所
以總括詩人之首意而冠於之首者也使學者觀之則可以明
詩然不知文王一人爾在周南則以為夫一人何也其他率疾未易枚數請因其類
而復詳言之

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
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為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

彈射後儒又有啖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
是以春秋猶存若乃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後儒以言
之俗學相傳以為出於子夏者又直以為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
中求之況文之學又不得違詩序人之辭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
序已入肌骨矣及者之旨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
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班也然則詩
序之為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
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為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
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
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於地得其詩故以為名二南之義蓋出於
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
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
皆為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
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為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太妣一人在周南則
以為后妃在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
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
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之至事也詩
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
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
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
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
行抱被與床帳進御之次序疏云疏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
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之
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
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兕且之武夫皆好
德而南亦與焉與十三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
安得有女懷春之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大妣之化只及
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婦人果皆正絜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

有無感我悅無使死吠之語序於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游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公東宮之妹邢侯之嬖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可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周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為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暗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人為二南而反面墻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於王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知詩為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為之序非不能為之也正使學者深惟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敘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証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於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寔命不同則云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雍則云以成肅雍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文姜嫁于魯鳥獸之行終以弑夫滅國春秋屢書為戒禹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取齊桓公之霸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為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

有無感我悅無使死吠之語序於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游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公東宮之妹邢侯之嬖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可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周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為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暗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人為二南而反面墻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於王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知詩為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為之序非不能為之也正使學者深惟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敘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氏亦自証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於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寔命不同則云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雍則云以成肅雍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文姜嫁于魯鳥獸之行終以弑夫滅國春秋屢書為戒禹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取齊桓公之霸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為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

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於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其謬也

詩序非止於一人

以詩序為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為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殺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何者史記作於司馬氏而日者等傳褚先生實補之漢史作於班固而古今人表曹大家實續之然則詩序之作謂專出於一人可乎姑試論之詩有六義一曰風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太師之所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則見於戴經之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則見於書之金縢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見於戴記之緇衣文公不能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則見於春秋之左氏傳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郡為首則是於左氏之國語持辭引援往往雜出於傳記之文而謂一人為之可乎若以沈重之言為子夏所作未必非敬仲若以范

曄之言為敬仲所作則未必非子夏然則詩序果作之誰乎昔昌黎

詩有曰子夏不序詩思然後知詩序非子夏所作實出於漢之諸儒也

國風雅頌

詩有國風雅頌皆聖人所以辨尊卑盛衰之義其間不容顛倒錯亂也然王黍離一篇不當降之國風夫不當降而降之者是

甲王室而尊諸侯也為此詩者果知道乎請試言之

或論春秋謂鄭祭仲出忽立突春秋字之者以其賢而知權也又論詩謂黍離平王之詩聖人列於國風者以周衰降之也私心頗不喜而深疑之以至祭仲廢正立惡萬世之罪人春秋正當深誅之以懲後可得反謂之知權平王之世周道雖衰猶為天下之宗主聖人何得降之於國風耶又知學經而究其旨然後知二者皆非聖人之意漢儒謬妄之說聾瞽後學故也春秋因舊史何嘗以名字論褒貶彼公羊專求一字之義見經字祭仲則不得不謂賢而知權豈有逢君之大惡聖人謂之知權乎夫子刪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為諸侯之詩彼序詩者妄以風雅下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降王室而尊諸侯烏有王室之尊聖人輒降之乎烏乎自詩序之作詩雖存而亡已久矣

王室尚可降為諸侯則天下豈復有理小人豈復有教乎謂詩之傳於世吾不信也曾不知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詩之體耳何豈有天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於正可之語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則非其淺近易見其辭則典麗醇雅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贊美其上之功德耳三者體裁不同是以其名異也今觀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既曰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既曰芣之芣芣施于中谷惟葉萋萋又曰芣之芣芣施于中谷惟葉莫莫樛木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螽斯三章三十有九字惟十二字不同采芣三章四十有八字亦惟八字不同甚者殷其雷三章七十有二字惟六字不同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凡伯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體皆語重複淺近易見如此若夫雅則不然其言典則非複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皆道之蓋

士君子為之也然雅有大小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復風之體然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尤其小者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十有六章章十有二句者比之小雅愈以典則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也凡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頌則無有諷刺惟以鋪張動德爾學者試以風之詩與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雅之意以小雅之詩與大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大小之意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渾淆無別逮聖人而後各得其所學者可無思乎彼序詩書者妄人爾不知此理乃以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頌則以其成功告神明其言皆感既以風為諸侯又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借謂文王在當時尤為諸侯故得謂之風而豳詩乃成王之詩周公之事亦列於風豈時亦未為王乎故謂黍離降則豳詩亦降矣觀此言風之謬可知既以小雅蓼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

疾六月采芑為節征北伐王者之政孰大於此又以小雅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加於鹿鳴觀此言二雅之謬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是矣何必告神明乎豈不告神明即不得為頌也既以敬之為戒成王小毖為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旨又不通矣今日夫里婦皆能言鄉土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人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或曰如子所說則七月鵙鴉之詩既出於周公周公之言安得不為雅而徒為風乎曰詩各有體七月鵙鴉之詩其言則文其體則風雖非婦人小夫之言而婦人小夫之體也此無足疑嗚乎審夫此理則周平王之詩為國風不害為天子之尊魯僖公詩列之於頌不失為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於此故也學者不察此徒信序詩之說反謂聖人降王室而尊諸侯豈不早哉

以雅正變

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而亦云有正有變是果詩有異體而聖人亦嘗為此言乎不然則漢儒序詩之失殆不可以不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雅頌之失又有謬者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亦云有正有變二南之詩則為正風十三國風則為變風文武成王之詩則為正雅幽厲則為變雅有是理乎有是理聖人必言之矣蓋彼不知風雅乃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體則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故不得不以為正風謂二南之詩美詩多而其他國刻詩多則是矣謂風有正變則妄也既謂之變風是無復美詩也又以淇澳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禮義政教之廢失人倫廢刑政苛者乎讀淇澳緇衣之詩人愛之譽之如彼乃使與嗇有茨南山行如禽獸者同謂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為小雅政之大為大雅而雅大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刺詩為刺幽王大雅刺詩為刺厲王大戎之禍西周以亡幽王之失猶為小乎惟

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為美如野有死麕何彼櫟矣之類皆以為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為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為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今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詩惟述年穀豐盛祭祀受福人愛君子之辭無一言不美無一事譏時何傷今思古之有益其詩不幸繼鼓鐘之後以鼓鐘為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為刺也彼其悖理亂經如此學經者僅守其說而不悟不若不學之為愈也程元嘗問文中子曰龜風何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皆為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為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鄭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於詩序其言之謬亦如此詩義豈復存乎故子崑曰黜左氏而後春秋明削漢儒之序而後詩義著達者或以為然

正風變風

明天子在上天下統而為一當是時也歌詠功德皆歸於王者諸侯不得有正風及其禮廢教失吹異俗殊民各歌其君之善惡則變風興焉然周召為正何也曰在商則為變在周則為正也

先王之澤尚存於變風

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特以考其情性又將以攷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溢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傷兮擊鼓傷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後止曰自貽伊阻徃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但曰苟無饑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

列國之風有自來

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

考索別集卷之七
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滋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此理勢然也

觀變風而知王澤

自吟詠情性言之則變風之發乎情乃民之性自達於事變懷其舊俗言之則變風止乎禮義乃先王之澤也觀衛女之思以禮共美之誓以義啜棘無齒不在所齒慕門不義必在所惡則所謂止乎禮義者皆然矣先王盛時其流風美意能使後世婦人女子小子小夫賤隸皆能自致於禮義之中不敢以私廢公不可以恩忘義則王澤所漸不既深乎。禮義見於人主之教化則天下不復有變風惟禮義廢於朝廷而著於詩人之吟詠此變風所以作也蓋天下之公議當在上而不當在下今周之所以為禮義者不存於周而存於詩人周之為周可知矣

周南無周公之詩召南有召公之詩

周南無周公之詩而召南則有召公之詩何也蓋周南天子之所都天子在上周公不得專有其美者也召公專主諸侯則南國之教得以稱召伯也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周公近召公遠此二南之詩所以異歟

陳古以諷今則曰風

十二國風莫非風也而鄘之氓王之君子于彼鄭之羔裘齊之盧令獨以風者蓋其辭言古之君子而其意所以諷今優游而不迫切尤得風之體者也

二南不可以異觀

詩分二南蓋周召分陝而治當時采詩者得於襄漢之東者為周南得於襄漢之西者為召南小旻之及下無異於螽斯之不如忌標有梅之男女及時無異於桃夭之婚姻以時何彼穠矣王姬肅肅無異於麟趾公子之信厚野有死麇之惡無禮無異於漢黃之無思犯禮故二南不可言遠近教化不可言淺深周召不可分聖賢也

論變風次第

考索別集卷之七

臣在百月

九

自邶鄘衛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擅相吞滅衛首并邶鄘之地而不稟命於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王政不行於諸侯而僅行於境內也自鄭國之有變風然後知畿內之封亦廢法失道而不能自保自齊國之有變風然後知君臣上下之分失而入倫遂至於廢亂矣夫如是則天下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雖魏以舜禹之都唐以帝堯之國而風化義禮亦消亡矣此魏唐之變風所以作也禮義消亡則夷狄交侵而天下相胥為夷矣此秦之變風所以作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雖陳以有虞之後亦不能以自存而老亡至矣此陳之變風所以作也懼危亡而思周道則曹摯之風作亂極而治危極而安反之以周公之道斯可也於是乎繼之以臨焉此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

正家而天下定

二南為王道之基蓋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二南之化有淺深

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時美其道或微至於糾糾武夫兕且之人遠至於江漢大賢之域又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然此所以為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也夫事出於二人而風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所施有遠近故也

王國有風非孔子所原

或曰平王之國不雅而風賤之也天子不正名諸侯不勤王朝觀不同不備包匭青茅不入天子擁虛器於上號令不及於天下則亦與列國等耳故夫子降平王之詩為國風傷之也吁是豈吾夫子之心哉夫子作春秋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周室而使天下知有王也而乃復於詩而降之乎蓋黍離之為國風自周太師采詩之時已然矣而非孔子名之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上之音耳而非天下之正音也故曰王國風豈以王不正而遷降之哉

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蟋蟀周儉之詩也而曰好樂無荒蓋有以禮自娛樂之意考樂述窮處之詩也而曰采芣苢蓋有賦畝不忘君之意君子于役風危嘆之詩

也而曰苟無懲渴蓋有臨難無苟免之意泉水之衛女思歸而能以禮
載馳之夫人思歸而能以義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於此可見矣故觀
詩人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尤當於變風觀之黃山谷文

齊侯封衛

諸侯襄狀而封衛可謂仁矣齊侯之仁見於詩孔子且列諸齊而反列諸衛何也

孔子之意而人莫之知也蓋孔子不與齊侯之封也封衛齊侯也詩列
以見諸侯之仁在衛而不在周也苟列諸齊則齊侯之行正矣志

王風閔周

王風閔周之詩四而君子陽陽曰閔周何也

或謂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為墟文
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周也兵敗禍結此兔爰所以閔周也
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所以閔周也周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
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蓋君子猶未至也
何遽閔之哉答曰序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之患莫大於有君子而不
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盡心未害也至於君子不
盡心以求苟免熟視於禍而不肯救者國必亡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嘆
而傷之也彼黍離兔爰中谷之亂苟有君子其至是乎伊

七月公劉之詩

七月之詩周公作也公劉之詩在公作也七月陳王業公劉成王七月之興當既王之後公劉之興亦當既王之後其詩作之也然而七月則繫為幽風公劉則入為雅何也

先儒以為周公遭變故七月為幽風召公無變故公劉為大雅其然乎
其不然乎幽風者名之為幽實用公詩耳周公之詩何必名曰周公國
風而曰幽乎周公畿內國也畿內諸侯止繫於王不得列為風也何不
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何不編之雅與公劉之相倫公
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矣不得編於雅矣周公
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幽也王達原

周公之詩曰幽風

管蔡流言成王信之而疑周公於時周公作七月之詩歷陳后稷先公
風化之所由使成王知積累之艱難女比而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已之
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凡以重王業之艱難故也後人因鴟鴞而下六
篇附之蓋上不敢附天子之雅下不得列諸侯之風故繫之以周公之

事而備其本末云耳

詩正朔之辨

太甲三篇伊尹所作也君子觀中篇三祀之文則知其為商人紀年之
號月令一篇漢儒訂正之也君子觀篇首太簇之律則知其為漢人建
寅之正然則讀周公七月之詩而不知為周之正朔其惑滋甚矣蓋周
正建子與夏商之時異幽人風俗又與中國之地不同姬公之為是詩
實所以紀幽風而述周正也且周之七月今五月也在堯典則為星火
之候故幽詩以流火驗之豈非為周之七月乎周之九月今七月也在
月令則為飭衣之候在幽詩則以授衣證之豈非為周之九月乎至於
于報舉趾順其存烹葵利棗適其時若以幽俗而驗之正如符契相合
斷無毫髮差誤故陳寵謂用以十一月為春其有見於此歟或者則曰
幽者岐山之北雖為戎狄之地然以十一月為春則時之氣候差而寒
暑蒼吁胡不反而思之乎驪山阮谷古戎地也冬日種瓜溫煥成實則
十一月為春獨不可以是為證乎或者又曰幽詩固述周正矣康成之
箋歷舉夏時參論之則周人未必不兼用夏正也吁又獨不反而思之
乎周典一書鄭氏釋也釋大府則曰若漢司農釋司會則曰若漢尚書
今以夏正而箋七月者又豈非漢行夏正特引是以為證乎吁故必知
此而後可以讀周公之七月矣

宣王褒賞

宣王能褒賞中伯錫命韓侯詩人美之不為無意

崧高之詩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中伯韓奕之序止於能錫諸侯夫武
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誅討莫不
如志膏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為感歎天子之事固若是也一不能
共則亂而已而宣王所能乃止於褒賞錫命詩人美之如是者蓋周至
厲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能有國况能建國乎諸侯
背叛結怨連禍况能親諸侯乎賞罰不行於上則褒賞中伯為可美錫
命不行於下則賜命韓侯為可嘉天下出於大亂之後而能振起之以
行天子之事是亦可道也

魯無風

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沒北於先代故處存不陳其詩而其篇特不列於大師之職是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者謂孔子有所諱而削之然攷其當時為國大夫賦詩相屬及季子觀周樂于周皆無曰魯風者是說不通焉

致魯於頌

諸侯無正風正風者非諸侯之詩也且魯受天子禮樂其體已甚矣而何有感德之形容然聖人所以特致於頌豈無意哉

或問曰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是惡夫僭者非頌也聖人不得已而名之是聖人之微意也其原伯禽受天子禮樂乎以諸侯而僭天子吾從而目之即其志也且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列耳是何頌之有乎故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是亦未免乎強也是僖之政猶未全其德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其罪抑亦不知其頌從何而興耶夫頌之美者莫如文武而已聖人所以列為魯頌者得不示其強弱哉

商魯並頌

魯木不足頌而聖人列之頌者所以譏其僭也若商頌者非魯頌之比而聖人特與之並列者何哉

詩有魯頌商頌何也蓋實僭天子今觀魯頌之事豈是為盛德而可善于神明故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是頌則以周室既微明魯之強而僭也其商頌亡特附之而已故曰得商頌十二篇以此知孔子不欲絕一代之事所得而附之非有所褒貶也

群書考索卷之七

畢

別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辨書考索卷之八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經籍門

禮記

禮廢而後有書

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已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為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肖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自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十待其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於書以

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而學者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文公文集

古來流傳文字

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語錄

禮記是解儀禮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二記便有冠義儀禮有婚禮禮記有婚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前

禮記諸篇之疑

禮疑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士及漢儒所哀集王制月令內則自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

禮記諸篇之疑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一書樂記文章頗粹怕不是漢儒做與史記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前

禮舊為一經

前此三禮同為一經故有三禮學究王介甫廢儀禮取禮記以此知其無識前

經三百儀三千

禮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體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醇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

前

禮記者禮之義說

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

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以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與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禮記出於漢儒

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孟子先秦而生去孔子未遠猶謂古書之不可盡信况秦火之餘哉五經獨禮樂尤為秦之所惡絕滅幾盡今之禮經蓋漢儒鳩集諸家之說博取累世之殘文而後世立之于學官夏商秦漢之事無所不統蓋不可盡信矣嘗觀禮運雖有夫子之言然觀其冠篇言大道與三代之治其語尤雜而不倫夫聖人之所以持萬世與天地長久而不變者君臣父子而已矣苟無君臣父子則強者櫻博弱者駭竄人之黨將為禽獸之所勝其禍亂何如哉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卒以其說敗天下置天下之民於禽獸類孟子出力而攘然後君父之教明聖入之道復存今其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如是而謂之大同又曰大道既隱天下為私各親

其親各子其子如是而謂之薄俗又曰禮儀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為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如是而謂之起兵作謀賊亂之本以禹湯文武之治謂之小康鄭氏釋之又以老氏之言為之證薄禮而厚忠信烏乎禮不出於忠信而安出焉王制乖妄

王制乖妄王制之書古無有也漢文帝時令博士諸生刺經作王制博士其書言爵位則竊孟子之文言官制則竊左氏之文言刑罰則竊書之文其餘則雜取公穀等說而益以己見正所謂不知而作也雖其言未必盡非要之制者多矣夫其所謂王制者將謂王之制乎抑夏商王之制乎以為周之制孟子之時諸侯以滅去其籍歷秦至漢博士諸生何從知之是周制不可得而據矣以為夏商之制則孔子之時已言夏商之禮不足證也以北宋之文獻不足爾歷秦至漢博士諸生何由知之是夏商之制不可得而據矣三代之雜斷不得而據則所謂王制者采諸尚書孟子左氏公穀等文而附益之果足信哉

漢之博士諸生作王制特采尚書孟子左氏公羊穀梁等文而附益之其雜亂已甚矣請條其甚不可者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彼則以子男為二位而不及天子孟子以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彼則不言君之位而惟五等此則有異矣至其餘文則全錄孟子之文又以大

國次國小國無異制皆有上士二十七人孟子以上士中士下士各一位安得上士如此之多若諸侯上士皆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又當幾人乎此不可也若曰凡九州二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凡二百一十國併九州計之則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封諸侯之數不得知也其見於春秋者并附庸不過百八十國見於左氏傳者不過倍加之爾借謂僻陋小國無事見經與見春秋強大然安得千七百國之多乎又以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七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九三三十國古者畿內不以封建諸侯雖有公卿采地而謂之百里七十里計九十有三國此皆不可也又曰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古無三監之官惟周武庚於商慮其扇亂乃命管叔蔡叔霍叔監之安得以國各有三監乎若周禮有立其監之語乃謂諸侯自監一國也引書與周禮為據俱非此又不可又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狩之事雖因農隙以講武事然天子一日為錢民勞不暇何

必三時親田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而謂之無事不田曰不敬此又不可也又曰諸侯約則不禘禘則不嘗禘之為祭大祭也王者當禘其祖之所出乃謂之禘春秋書禘皆記其僭也何得為諸侯之祭乎若曰虞夏之制雖帝王異制不至以天子之祭為諸侯之祭也此又不可也又曰圭璧金璋不鬻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以至衣服飲食五穀不時果實未熟皆不粥於市市易者惟欲便於民市之有禁不過不使姦人飾行續賈以欺愚民爾雖布帛精粗與圭璋錦文等物何為不可鬻於市甲欲售之乙欲得之有司乃強為之禁又誰聽乎禁於公能禁於私乎此又不可也又曰夏后燕衣而養老商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苟可以養老何必服色之不同又曰道路男子由左婦人由右車從中央苟可以從道路之無事何必左右中央之間若是之類皆詩書易春秋之所無漢儒以意言之雖若未有害於經然言有毫釐之差則成千里之謬揚子雲作太元議者謂非聖作經罪同吳楚漢之博士諸生名氏無聞必不

過於子雲以夫子述而不作誅之亦不免吳楚之罪也

諸侯專征

自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由是言之則諸侯專征之義當不

諸侯無專征之義專征者大罪也以諸侯賜弓矢得專征伐者孰為此

說也毛萇釋詩孔安國釋書鄭康成釋禮杜預釋左氏皆有是言也

陋學相仍誤世亂教無以辨之則益啓僭亂之萌也惟辟作福惟辟作

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則害家凶國之道也凡人臣行一爵賞施一刑罰

不由上命則為專作福威之罪况征伐大事人主重權諸侯方得弓矢

之賜即可專之乎諸侯專之則非治世明主也治世明主則人不得而

專也觀詩書之言尤於此致其辨焉仲康之時夏少衰矣而嗣侯之征

義和書謂之嗣征史官燹其若嗣侯之專征必曰嗣后承王命徂征商

紂之亂諸侯肆矣文王時為西北出車之詩以討獫狁疑若文王自討

之也詩人必以謂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夫仲康商紂之世諸侯有所征

討必以王命詩書必明言之而惡其嫌疑治世明主具以征伐之柄假

乎人惟夫東周無政日以凌遲諸侯始僭亂矣相侵伐不由王命至其

中世大夫又執其權聖人傷之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蓋五

世希不失矣深以痛衰周之失政乃至於此也於是作春秋初則述諸

侯之僭中則述大夫之專此乃聖人之發憤奈何以為諸侯可得而專

乎彼諸儒之意蓋以弓矢為征伐之物既賜弓矢則得專征伐不知夫

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之弓矢及圭瓚蓋殊禮也賜之圭瓚也使得

為增以祭也賜之弓矢者使待王命而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

矢而後征賜圭瓚而後為增謂之然後未嘗不本王命安得謂專之乎

晉文侯有攘戎之大功平王賜之弓矢作文侯之命未嘗有專征之語

彤弓之詩亦以賜諸侯也但曰彤弓召弓受言裁之亦未聞使之專征

也蓋諸儒不究詩書之旨特因王制之語而失之故耳春秋一經書征

書伐書滅書取書入書戰書圍書討無罪罪其無王命而擅行師也若

有弓矢之賜即可以出征則是時王室方尚姑息極強大國亦得弓矢之賜何難一得所賜皆可專征其孰不可以專征乎若是天子春秋皆無譏也諸儒之說行後世恃強專恣者必以此藉口而無憚者矣故陋學相仍誤世亂教無以辨之則益啓僭亂之萌也或曰左氏嘗載管仲之言曰昔召康公命太公且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此言又何也曰以太公之尊周室倚賴之使有王命得征伐五侯九伯可也何嘗使太公專之乎若晉文侯之子孫恃其先世得弓矢之賜齊太公之子孫恃有康公之言皆以專征諸侯是乃周成王平王教之僭而導之亂也嗚呼豈理也哉

不韋月令之書月令之書鄭氏以為呂不韋所作蓋以孟夏有太尉文是年不韋死至十六年秦始并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方秦以建亥首歲而不韋已死數載矣然則月令不得為不韋所作矣借曰著述是書不必詳其人則其問文理是非豈無可以譬議者

月令之書出於秦漢之間拘儒陋學不知道者為之故唐柳子厚嘗辨其非矣曰事有當俟時而行者有不當俟時而行者而月令一反時令

則有災異此乃巫史之說離聖人之道也遠古之儒者少有如子厚之知道也然惜其所辨者小至其大乖戾者未之辨也夫四時所主之帝所祀之處所祭之物天子所居之所所乘之車所駕之馬所載之旂所衣之衣所服之玉所食之穀與牲所用之器各謂不同此皆不經之語古無有也不為之辨為惑後人未知所終也東方之帝必曰大昊者出於鄒衍五運之說後儒推其相生之術以德始於木太昊主春夏火也炎帝以火繼木故主夏中央土也黃帝以土繼火故主中央秋金也少昊以金繼土故主秋冬水也顓帝以水繼金故主冬古者盛德之君多矣何特於此數君主四時又安知木德必始於太昊乎且既以黃帝少昊子也而乃當金父之間著德乃自異耶冠冕百王者莫如堯舜今乃四時之祀不及焉不知堯舜何愧於數君乎故知所謂四時所主之帝非也曲禮之五祀者曰戶竈中雷門行也祭法加為七祀古無有也惟見於漢儒之記禮况於春則祀戶夏則祀竈中央則祀中雷秋則祀門冬則祀行以陰陽出入盛衰言之皆無理也陰陽之一出一入一盛一

衰乃其常理何用人祀戶祀門各以其時出入之乎故知謂四時所祀之處者非也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此五臟屬五行不易之理也今乃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何耶鄭氏曰此以五藏之上下次之耳春為陽中於藏值脾二為尊據五藏肺最在上若論其尊而在上則肺為先矣而反以脾為先使祭五藏得其序已無謂况又亂之乎故知謂四時所祭之物非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自有常居何至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元堂又裂為太廟左右今以配十有二月為天室以配中央遷徙往來莫有定止皆無謂也天子所乘之車不過五輅或祀天或即位或田獵之事取其宜爾何必春乘鸞輅夏乘大輅中央乘木輅秋乘戎輅冬乘玄輅而後可耶天子所駕之馬亦不過選其駿者充閑廐備驅馳何必春駕蒼龍夏駕赤駟中央駕黃駟秋駕白駟冬駕鐵驪而後可耶天子之旂為太常畫日月龍章其上自有常色何必春載青旂夏載赤旂中央載黃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而後可耶天子之服繪六章於衣以法乾統六章

於裳以法坤自有常制何至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黃秋衣白冬衣黑衣青衣黑衣赤已非法服况衣白類凶服而可乎天子之玉大圭鎮圭衝璜琬璫其色皆白何至春服蒼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元玉乎至於五穀六畜之味何時而不可食今必春食麥與羊夏食粟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麋何耶古人制器方圓長短小大廣狹各有其度何可以特變易之哉今必春疏以達夏高以粗中央圓以闕秋廉以深冬閎以奄何哉故謂天子所居之所所乘之車所駕之馬所載之旂所衣之衣所服之玉所食之牲與所用之器四時各不同者皆不經之語也彼其意以謂王者行事必順時氣故雖一旂一車一服一器不可有違是直陰陽家拘忌之說可以欺愚誑庸爾古者順時布政固自有道豈如是哉堯命羲和則四方之中星以授人時觀民析因夷隩則無一民之失所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毳毛毼毛則無一物之不遂何用區區然於祀戶祭脾車旂器物之間哉使人君遵五常明五教以濟萬民以遂群物春不居青陽不乘鸞輅不駕蒼龍

不載青旂何害於治若佛人理違天道徒以衣服車旂順四方之特色
豈有補乎周官書亦好為分配四時之說以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禮四
方其牲幣各依方色余嘗以為誠之所在必不然也况天子所服之玉
必順時色乎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騂膾膳膏臊秋行犢膾膳膏腥冬行
麋羽膳膏膾予以為苟可致養必不然也况四時之牲又異於此乎昔
者禹錫玄圭商用玄牡武王甕白旄周公用辟牛各以其宜爾何嘗論
服色之異乎從月令之說是數者皆有意也孟子曰我知言凡諛辭之
類孟子知之月令之書著為禮經為不可去者以知言之人不世出無
有辭而闢之者也

月令不可專歸之不韋

以月令為周公所作者自蔡伯喈之言始以月令為呂不韋所作者自
陸德明之言始愚嘗以二公之言而實之月令矣將以為周公耶以孟
夏令太尉則不尉為秦官固非周人之所謂司馬也以季夏合百縣則
郡縣為秦制亦非周人之所謂鄉遂也以季秋受來歲之朔日則建亥為

秦正又非周人之所謂建子也執是以辨蔡公則其說拘矣專以為呂
不韋耶則參夷赭衣之世豈知孟春之所謂布德焚書成學之世豈知
仲春之所謂釋菜罷侯置守之世豈知季夏之所謂封侯執是以難陸
公則其辨窮矣蓋周人月令已詳陳於七月之詩則此書斷非周公贅
為之也今之月令雖用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亦未可專歸之不韋也
然則此書始於何代作於何人乎曰補葺而訂正之者漢儒力也何以
言之月令首篇曰律中大簇是漢建寅而行夏正實承周秦之時也仲
春之月曰始雨水是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實非周秦之舊也若夫太
尉之職郡縣之制漢實因之布德之詔釋菜之禮漢實有之受朔之事
封侯之典證之以漢初又得之此愚所以謂出於漢儒之訂正而欲與

蔡陸二公辨

月令明堂

秦無明堂後人見月令秦呂不韋所作其
間有明堂之文於是以為秦之明堂何也

按秦實無明堂但後儒見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令是秦相呂
不韋所作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疑為秦之明堂耳然今觀月令明堂十

有三位無九室之說蓋聶崇義三禮圖誤取大戴九室之堂以為秦制也又鄭康成亦駁大戴云九室三十六七十二牖是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所益者非古制也噫鄭康成注禮記如月令是不韋所作春秋矣而月令豈有九室之文哉何以輟駁大戴九室以為出於呂氏春秋乎誠舛謬之甚也

周公明堂

成王知周公為冢宰攝政以王命賞罰天下何嘗居非常之位乎明堂位乃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又曰周公踐天子之位果如是則周公即君尊矣其說何如

書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為詩以貽王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繼以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乃命之王邦之蔡書言公作詩以貽王言命之王而後封仲於蔡周公何嘗負斧依南向而立當時以為天子哉周公為天子則成王何以處此周公但攝政爾群叔且有不利之言使實踐祚而朝侯則豈止群叔流言而已哉謬之甚也又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

之禮樂此又不知禮之謬論予嘗辨其不然爾魯昭公曰吾何踐哉子家駒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太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觀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所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也何得謂魯得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制孟子以魯儉於百里彼乃以為七百里周官以唐虞百夏商官倍彼則以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矣經違古莫此為重至其大可怪者乃曰魯之君臣未嘗相弑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春秋魯只十餘君隱於桓所弑子般閔公子赤皆見弑於亂臣昭公哀公皆見逐焉十二公之中而相弑害者已如此而謂之未嘗相弑盡彼未嘗一觀春秋故妄說至此後世不察乃據以為禮經彼之謬不足道也後儒酷信之者陋又居其下矣誠所達於理者削而去之則先王之禮可尋易春秋詩書之旨自彰明矣

魯僭禮樂

漢儒記禮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論魯世衣以天子之禮樂後世信之或曰此魯惠公時周平王命史角歸以天子之禮樂然則二說孰是

謂魯用天子禮樂其說皆非也夫周至成王而後制禮作樂教典始以
大明人皆知名分所在皆周公之力豈有周公方薨成王遽以天子之
禮樂賜魯始壞周公之禮典乎苟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葬用何禮必
王而後可也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故成王非庸君伯
禽非友人必不為此悖禮亂常之事以啓後世僭擬禍亂之門也或疑
其非成王時是矣然謂之平王賜惠公亦豈然哉彼其意以謂治朝賢
主則禮典不紊衰主孱君則賞賜濫行故疑在平王之世獨不思周轍
雖東魯在當時不過為次國六國有齊楚晉宋敵國有鄭衛陳蔡使平
王欲以私意曲賜加魯鄭衛陳蔡豈得無賜齊楚晉宋肯嘿然而已乎
彼肯以為上世無功德乎以晉文之伯襄王藉其功而反正其請隧則
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惠公於周平亦何有
哉可知其說亦妄意也二說既不可然則孰賜之曰未嘗賜之也其何
以然曰魯自為之也曰何以知之據經而知之也夫子曰天下有道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

不失矣此聖人傷衰周之亂作春秋之本旨也夫惟各分一不正禮樂
征伐不出於天子故諸侯僭擬相仍冠屨倒致無所不至隱公六年書
曰初獻六羽言於是始僭樂而踰諸侯之制也又春秋五十有三年始
書禘八十有六年始書郊以見僭禮樂之有漸也其後乃乘大輅載弧
韜設兩觀舞八佾並用天子禮樂其勢至此耳豈惟魯哉晉作六軍僭
天子之軍也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僭天子之禮也甚者吳楚直僭
稱王無所顧忌春秋魯史也書一魯如此以見諸侯皆然先儒不究事
意直以魯之所行為他國之所先故有成王平王賜之之說以魯為受
賜則晉之六軍禘祀亦賜之耶吳楚僭號亦賜之耶觀此決知二說之
非而魯自為之也然說者往往據詩魯頌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
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聖祖后稷以魯為合用盛禮也不知魯人安
於僭擅非禮猥稱其君之功德惟恐不至若果魯之常禮何獨以頌僖
公乎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畏楚甚矣而頌乃謂荆楚是
懲春秋書公會齊侯等于淮以見僖公服楚之役而頌乃謂淮夷卒獲

以淑段之凶惡不第而詩人稱其德音不忘其可信乎故史克之頌魯亦如曲沃人徒知洵美且仁文姜之淫恣逆亂而詩人稱其有樂蓋而不知有晉人徒知有張敖而不知有漢懷其私恩而忘其大義也魯之不朝不貢無請於周久矣而謂史克請如周而作頌可知序詩者之妄也故於序則以祀后帝后稷為盛於春秋則以行郊禘為僭聖人刪詩存魯頌而不削者亦如存叔段文姜之詩使後世有見其非矣非謂其言之公當也學者不知此理反捨春秋而言魯頌不已惑乎

門例不同

鄭康成曰王有五門皋庫雉路是也諸侯有三門庫雉路是也後世遂以為定制然考之經則不同天子當有六門諸侯惟詩書爾雅則曰有畢門南門應門皋門正門贊之王制未詳孰是

嘗即天子門例之制而參之夫謂之皋者遠也明最在外故曰皋庫門則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則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則取其大也此五門各有其義也然書又有畢門者言自此至此而畢則路門之別名也周禮有中門者言居四門之中則雉之別名也爾雅又有正門者以其正朝所向則應門之別名也此不出五門之數若乃書

又有南門說者以南門即應門謂王者於應門向明而治也據康王之誥自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畢公率東西諸侯入應門左右則是王者見諸侯於應門而南門乃康王為太子始逆之門也不得以南門為應門可知若如所說則詩稱古公應門將將諸侯既有應門則春秋不當書新作南門以譏魯也或曰南門雉也雉文明之物而南明方故其義相通若然則春秋何以既書新作南門又書雉門及兩觀災其名又不同乎由此以見天子五門之外又有南門不預後儒所計之數也或又以南門非正門之數不足以為重故畧之也又不然書逆王世子必於南門春秋譏諸侯不當作南門則其制甚非臣下可僭安得以為非正門之數乎若夫諸侯之門鄭氏以為庫雉路據詩曰乃立皋門乃立應門則古今為諸侯所建惟二門而已諸侯二門曰皋曰應此復何疑毛氏乃云古公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謂諸侯不得有皋門應門也或者因其說則以為詩以天子之禮追言之非也攷綿詩召司空司徒立室家作廟社畫從古公為諸侯時之制曰古公亶父不迨

尊古公之號而避其公乃追易其門之號乎古無是理蓋先儒惑於明
堂位言魯之制曰庫門天子畢門雉門天子應門則以諸侯有庫雉無
畢應也不知明堂皆漢儒不知禮者之說一篇全載僭亂之典不足信
也據春秋於僖公書新作南門於定公書新作雉門及兩觀是南門雉
門兩觀皆非魯所宜今僭天子之制爾曰作者皆為不當作也若魯有
其制春秋不書作矣至庫門亦諸侯所無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
經不入庫門家語謂衛莊公之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失之矣故
魯有庫雉衛亦有庫門皆諸侯之僭世儒不察遂據此以為禮則非也
彼鄭元惑也其釋明堂例以諸侯三門為庫雉路至釋綿詩則又以為
畢應路是自牴牾忘其前說耳且明堂位記魯人僭禮之盛然猶以魯
惟有庫門雉門雖其名則非而未嘗以為有三門也至鄭氏始增多之
而又自戾其說嗚呼周禮散亡非惟得鄭氏而無補且得鄭氏而愈亂
也

三代忠質文二治有定體質文迭尚也自帝王以來未之然易變而通之則其道久而無窮虞夏之質商周之文至矣記禮者載孔子

之言唯文質兩端至若忠之一語不過曰夏道近人而忠又曰周人近人而忠初未嘗明著忠敬文之說後世乃析而三之何也

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者誰歟漢儒之說也董仲舒曰夏尚忠商尚質
周尚文所繼之政當用此也漢繼大亂之後宜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
司馬遷亦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
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莫若以忠周秦之間可謂
文弊矣自三代而後學者皆有是說必欲忠質文之迭救而後天下可
以無弊蓋自仲舒唱之也然求之詩書易春秋之經驗之孔孟之言則
無是說也春秋之時周衰盛矣夫子乃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何漢儒厭周文之弊而夫子反從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僂而漢
儒乃孜孜言之嗚呼陋哉漢儒之見殊矣聖人之旨後世傳非習謬莫
有為之辨亦可怪也夫文者何古先聖王經世之道億萬載不易之理
也粵自上古洪荒朴野之俗未華則君臣上下無別人倫不明斯人禽
獸草木如也聖人有憂之乃為之綱紀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使父
子君臣夫婦兄弟莫不得其正故謂之文文也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

理而不相瀆亂也家恃以齊國恃以治天下恃以平天下一日而無文則人倫廢天理亡不可違也是以書稱堯為文思舜為文明禹為文命天子於堯亦曰煥乎其有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為文物大中之道始建也由堯舜至於三代天下日向於文蓋民之巧偽日滋先王防閑之制俱密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堯舜為有間周之文比夏商為尤盛上古捍豚燔黍君民並耕之俗至堯舜而始革堯禹茅茨土階卑宮土墻之制至周人而始變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郁也二代非不日尚於文而不若周之文備由後世觀之謂之忠謂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矣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忠與敬義可離於文乎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言之三代之文質故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順指如意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為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為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冠昏享射之制存而垂爭之俗

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而假強之國不聞矣國家宮室車旅衣服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政令紀律之既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豈在於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為救有紛者莫若用文之為先也奈何反以三代各有所尚而周衰為文之弊耶如漢儒之說是堯舜之時天下已文矣夏商乃厭文之弊而從尚古之質至周復以文救夏商之弊且秦燔典籍漢復詩書豈非以文之無益耶充而效之謂之救弊其說不可長也蓋在意以周之文為煩文末節之紛紛故過為此說爾韓退之唐之人傑也疑若可與語此其作本政乃曰周之政文既弊也後世不知其弊其有作者默文文貌而忠質則道之行其廢乎蓋亦習聞此陋說也退之如此他尚何望不為之辨則帝王經世之道不明於天下深美夫子從周之意漢儒誤周之說吾於此亦未知其所止也

儒行之言

儒行一篇孔子訓也然伊川程氏謂曰此篇全無義理後世將說之士所為誇天之語然乎否乎

儒行非孔子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文高世之節耳其條雖十有五

然文意直復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七平居自重謹能憂貧約臨事有中奮發不顧忌不苟合以至視利祿知土芥容人愛士以身拘朋友其餘亦常事考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辨說多過其施於父子兄弟夫婦若國若家若天下美之道則無見矣聖人之行如斯而已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為而言也曰將自誇大以搖其君豈所謂孔子哉

大射之義

古人以所射之禮謂之侯不以其義與儒所作射義乃曰射侯者射為諸侯之射而侯取諸侯之義鄭康成因之注周官

自漢儒以私見臆說作射義曰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其於古人所射之禮謂之侯者其義已失之矣及鄭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此說抑又惑焉天子之於諸侯其初皆其兄弟子姪其後繼世或祖父之列其在異姓必功德之後或甥舅之國天子待之不曰伯父叔父則曰伯舅叔舅必親之敬之賓之友之無敢失禮而後責其臣順豈有諸侯無事以禮物

以射諸侯之義不亦禽獸之仇讐也哉如此則待之不以禮臨之不以仁能使諸侯之服乎周襄弘嘗以諸侯不朝乃設貍首射之貍者不來也欲以警不來者晉人怒殺襄弘而愈不服夫供一射不來之獸已犯諸侯之怒如此况天下諸侯無忠邪無賢否王室不禮待之無故開嫌召譽寓意所射之物何為乎且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天子固服諸侯矣何待一射之中若其不中則不能服之可乎天子建諸侯必有大功德使之世嗣今乃謂諸侯中之則得為諸侯愈無理也豈有無他功德但大射一中便得列士乎鄭氏之陋說蓋出於射義曰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言固非矣然其意蓋謂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使射中者得與於祭則君有慶而益地不中不與於祭則君有責而削地得為諸侯者以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者以有責也鄭氏因其說直云諸侯以下射中則得為諸侯尤不可也昔晉侯齊侯相與投壺晉人謂寡君中此則為諸侯師齊人謂寡君中此則與君代興皆中之識者謂晉人失辭晉固為諸侯師矣可待中壺為雋耶自是齊人背晉

于戈相尋投壺之語有以啓之爾也。知古人射侯必不取諸侯之義。天子諸侯射之必不如鄭氏所說明矣。然射義一篇非後古人之辭。其自言者皆非也。射者特一藝。爾人事之最末也。穆契伊周未聞其能射也。羿逢蒙由基之徒。能射者果何人乎。今而曰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則謹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中多者得與於祭。不然不得與。夫禮樂不有於內而徒行於外。吾見貌堯舜而心跖桀者。不可辨也。古之取士者未嘗不聽其言。觀其行而試其功。而後不失人。未聞以射為先也。惟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庶此雖漢儒臆說而猶在實。與三物之禮也。然所以啓鄭氏之妄談。二禮之申禮。或曰古者不以射禮取士。何謂侯以明之乎。曰此二禮所據以為說者此也。舜曰欽四隣。庶頑諉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玆欲並生玆舜為此言。豈為當世士君子發。玆若夫四隣之臣。世之小人。其有不在庶頑之重罪者。則猶可摘拭而勿棄之。侯以明其。捷以記其過。又書其非。庶幾與之並生。舜謂侯與捷同施。是直小人

者爾。烏有賢者但試以射。又捷其過。耶。據此而謂古者選士之法。則捷

以記之。亦舜取士之意乎。知此漢儒之說。謬妄尤可知也。

五運之說

六天五運出於漢儒不經之語。前此未之聞也。然六天之說未幾而攻之者。取五運之說。乃至於年不可破。何也。今試破之。則有曰五行相勝者。有曰五行相生者。夫相勝相生。義各有主。未知可以辨否。

事有出於後世不經之說。百代莫之能明者。六一五運之類是也。六天之說。出於讖緯。自鄭康成據以為禮由是世咸宗之。五運之說。出於鄒衍陰陽家。自燕秦采其術。由是以為常經。嗟夫大道無傳。周禮不作。至使讖緯之學。陰陽家者流。得以熒亂彝典。豈非學古議禮之失歟。然六天之說。王肅長孫無忌之徒。固能力攻之矣。而五運之陋。自漢張蒼公孫弘之徒。皆用其說。猶無足怪。而名儒賈誼司馬遷劉歆之徒。咸附益之。宜其根深而不可拔。牢固而不可破也。今攻其說。有二賈誼公孫弘倪寬司馬遷之徒。則本五行相勝之說。向歆父子則以五行相生為論。言相勝則以前世帝王皆後代勝。前代帝王皆後代勝。前代火能滅金。即以火滅金。金能克木。即以金伐木。帝王之有天下。豈以一人之私

求勝於前代也哉堯舜禹之相遜蓋不行已而處大位湯武之征伐亦不得已而應天命皆無一毫私意今乃推五行之相勝是以未代爭奪之事而為帝王之舉豈不謬哉故漢儒以周當木德秦人以為水乃用水德以勝之更名河曰德水秦人自以為水漢儒必欲以土勝之至太初遂更順黃德夫秦之暴虐專以干戈魚肉諸侯而後能以并海內秦人推五行相勝蓋有以也漢高之興雖以征伐然討定暴亂亦秦民湯武也漢儒賈誼司馬遷不能述漢興撥亂之功反用秦人相勝之說此何理哉逮至向歆又論五行之相生曰帝出乎震故伏羲始受木德木生火故炎帝以火繼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繼之由是相推而至於漢是謂以母傳子也然亦甚不可也既以黃帝為土德少昊其子也何得又自為金既以帝嚳為木德帝堯其子也何德又自為火父子之間乃自異乎若是則商周傳數十世一世為一德不幾紛亂之甚耶秦入雖不德然得正統之傳今乃以漢德之火上承周德之木置秦於閔位比之共工其可乎蓋二說並行各務伸其已見為相勝之說則不得變用之木為火為相生之說則不得不置秦於閔位夫詩述堯舜三王之享詳矣未嘗見其自謂五德何尚報德何施今因一陰陽家之說甲以為相勝乙以為相生妄相配合初不由前代帝王所自為嗚呼何誤世之甚耶且一漢之興都見神母之祥則以為火德驗黃龍之見則以為土德攷河決之符則以為水德三者宜何從乎黃龍見於成紀文帝以公孫弘之言為驗乃詘張蒼之議不知臣與蒼俱妄也特幸一言之中爾文帝初不從賈誼易服色之言及聞公孫弘之說則喜之未可為不惑者班固譏賈誼請色尚黃其術已踈而已乃依歆向相生之說以文帝之賢班生之學終不免於此吾是知鄒子不經之言後世雖孟子復生可不攻而去之也

群書考索卷之八

畢

別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考索卷之九

別集

。經籍門

周禮

學詩學禮之說

學詩則心氣平而事理明學禮則德性成而分守定則本末兼舉無所

遺矣語或問

正心誠意之學

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孝宗朝成

國家之制度

周禮一書子方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初學者子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山堂先生章俊卿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多說事之綱目

周禮中多有說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之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法亦不可見矣文公宰相所行之事

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之更自遠在且要就切實理會受用處若做到宰相亦須止遇文武之君始可以得行其志同大體非聖人不能為

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同

冢宰之職為至繁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廢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前便且區處不下况於先事措置思慮預防是着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同

冢宰領王之服御

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同

太冢總六典之職

方其在六典也五官與太宰各司其一太宰所掌特尋於治典而已及其佐王論道則五官總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雖各列其目而統於太宰則皆謂之治故曰佐王治邦國所以見當時治本之悉出於一者如此山齊

太宰道揆非有司之職

六典八法八則之書太宰既建之矣而太史又建之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者蓋建者作而立之也太宰以道揆者也太史以法守者也以道揆則所謂建者法之所自出也以法守則所謂建者書之所自成也史以掌官書為事太史所謂建則特作而立其書焉以道制法有不與焉也邦國三府都鄙之治其所逆者非一也所治在太史則太史之所

逆也折治本頁會則司會之所逆也所治在小宰則小宰之所逆也非
太史司會小宰所逆然後太宰以典法則待之
太宰道揆與內史不同

夫上下之分有道揆有法守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者明道揆於上
而所掌者非特法而已內史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者謹法守於上
而道揆所不與也謂之八枋之法則其所掌者法而已。太宰言詔王
馭群臣則疾徐進止制於上而太宰有同於君道故也內史言詔王治
而不言群臣則以內史者有司之事而治則在王於馭群臣非所宜也
古人任相之意至後世而輕

夫周以小宰二冢宰而漢人以御史下丞相周以邦治為冢宰而東漢
以政權歸臺閣周以冢宰制百官而唐以諫垣為糾宰相下更輕上爵
卑職侮尊位豈惟政治有所不行而其漸豈可長耶精
古人任相之專

則可見矣凡作大事則百官皆稟命於冢宰而王眡治朝與夫眡四方
之聽朝則冢宰必從而贊治焉若邦之小治與四方賓客之小治則冢
宰得專聽之至於群吏歲終之廢置三歲之誅賞皆冢宰視百官之功
過以詔王為之而天子好惡之私不與也故觀內府之職曰凡王及冢
宰之好賜予而共之司會之職曰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夫賜予廢置皆王之職也冢宰皆得並言之亦足見古人任相之專若
此後世申屠嘉詰責鄧通而文帝不加怒是廢律之不法宰相得以專
誅姚崇叙進即吏而明皇不應是即吏之秩卑宰相得以專授此正得
古人待相之體自武帝與田蚡爭除吏之後而宰相唯唯憂死不給德
宗以猜忌而貶陸贄而刺史縣令以上悉自選擇中書行文書而已豈
識周官冢宰廢置誅賞之意劉昇
內庭之職隸太宰所以格君心

人徒見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饗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
腊酒漿醢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帷帟裘服為末用而宦寺嬪御灑

掃使令為冗員也。不知夫三代以選所以盡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柄者，往往皆是人為之。蓋公卿大臣其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比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旨，夸靡以中其欲。小廉小謹，以示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周公深智遠慮，有見於此，是以亂萌禍機之所至，無不究極，以見古人輔相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也。陳萊傳義

大宰兼六卿之職

成周之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職之中，而有此附聯屬之勢。自今職職而攷之，太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春官之屬也，而典法之攷則在於太宰。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夏官之屬也，而臣民之總則掌於宰夫。司士掌朝儀之位，夏官之屬也，而治朝之位，宰夫掌之。泉府廩人倉人掌財用，地官之屬也，貨賄之出入

太府掌之。丙外朝之冗食地官，犒人之職也，而宮正內宰則又均其猶。食王朝之服飾，春官司服之職也，而內司服至屨人則又掌其服飾之用。自宰夫之下，夏采之上，六十官之內，三百六十官之職，錯綜而互見焉。並建六典，並行六卿，天下萬事皆有關於理亂安危之大者，則無不翕然在其掌握中也。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非冢宰而而誰建耶！此事權之所以合於一，而周家所以無多門之政。同上

三公兼官

自虞唐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子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人之治，則四嶽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徵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有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蓋一

人之身而兼七職矣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群有司乎故嘗以周禮攷之二卿則公一人是三公兼卿老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卿大夫也軍將有命卿是六卿兼六軍也其若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同上

六卿分職每終之以為民極

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奸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夫彼皆民上也皆富且貴正與者也而尺寸不敢踰一毫分寸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衰階級之中消其富上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各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五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民

極哉嘗讀晉之國語每嘆絳之富商韋藩亦二過朝之事以為富商之饒於財使其繹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混然與士大夫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有成王周公之造化固隱然在此也東萊

法度之意

必有開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明道

周禮是非

古之言周禮者如漢武何休皆深擯之如劉歆鄭康成皆深取之擯之則以為未世紛亂之典六國陰謀之說取之則以為成王周公致太平之迹一是一非如此後世何所從乎

周官書列於經幾千百年矣及於經而列於經此子所以不得不辨其非所以明其是也予豈得已哉賈氏曰六經禍於秦惟周禮最後出也以始皇恃惡之故禁絕加嚴也此理不然也官鉤問周室班爵祿之制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可聞其畧而不可聞其詳方戰國時周室猶存諸侯強大不稟周制故已滅去其籍也是周公所制之典夫子所正之經已不傳於世也故雖孟子傳學大儒不得聞其詳何待

秦之禍而後亡始皇禁絕之嚴故後出乎豈有時有周禮而孟子不見之乎孟子且不見周禮漢世焉得而有之有之則非周公之舊後儒為之章章矣然秦漢去周末遠使其洪儒碩學請聞周禮之舊作為一書使後知所本又何幸耶故雖非周公之親筆謂之周禮亦可也今乃不然所載之典大抵以衰世之制為盛時之典其背理傷教甚衆以理度之特出於漢儒之才高而不深於道者歟所以不能使人盡信也夫成周之制語其最大者莫若建都也又莫若封國也又莫若設官也今其言皆與他經不合言建都之制則夏書洛誥召誥之旨言封國之制則夏書武成與孟子之說言設官之制則夏書周官之六典此其事之最大理之最明而皆與古書矣則其小者可知矣

周禮建都

周人求地中以建國畿方千里故鄭氏曰周公居其營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其說倍矣然大或作難平王始遷居洛邑蓋前此未以為都故也然則謂成王居之何哉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謂之王畿王國寧有是理乎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則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由是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土圭之法不見於他經惟見於周禮大司徒及典瑞玉人之官以

是測日景長短求與土圭等蓋謂周公營洛邑之事鄭氏謂周公居洛營邑於土中七年使成王居洛邑夫周公營洛邑未嘗與成王居之至大戎之難西周已喪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國王畿即謂成王居之豈不矣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王國也此其說失之明矣且王者之居必求地中何耶古之聖人定都建國特取其便於時爾堯都平陽舜都安邑文王居豐武王居鎬何必其地之中耶賈氏以五帝以降惟湯居亳得地中堯舜雖不得地中而政令均天下治者以並在五嶽之內周之岐鎬處五嶽之外故周公東居洛邑此因鄭氏而愈失之也堯舜文武之治若不施仁政於民則居地中何益徒居地中與五嶽之內即能令政教均天下治者陋儒之見也且先儒謂今潁川陽城為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不以為都何耶又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說者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南表千里景短一寸北表千里景長一寸

有是理乎若千里即差一寸萬里乃差一尺也此已不可况謂東表去中表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跌矣是地於日為近遠故得夕景西表去中千里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是地於日為近西仍得朝時之景此甚不可也日月麗天萬里同懸繞去千里之間地中得正時在東之景已夕在西之景方朝若然是夏日之至晝漏方半東去地中千里之人以西方之朝為夕西去地中千里之人以東方之夕為朝使相去數千里之外則當以晝為夜以夜為晝矣雖蠻夷之地窮日際月窟之所居亦不至是昔堯命羲和宅嵎夷命羲叔宅南郊命和仲宅昧谷命和叔宅幽都皆以觀日景之出入短長陰陽氣候之偏正未嘗聞四方日景之異如此又曰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夫謂之中國居天地之中者以外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為中也其蠻夷之地或相倍蓰或相什百在四夷之域廣輪自不同中國之內但指一洛正為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其果乎故管王邑者欲居天下之中使四方道理均此則可矣而謂

天地必合於北四時必交於此恐無是理也况於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無亦在人君德政應天心如何耳但居洛邑以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空言也此無他蓋見書召誥有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之言故作周禮者行其說也不知書所謂土中者但謂道理均耳使周公必以土圭測景求地中則書載營邑之事詳矣豈得不言今觀洛誥之書特云卜澗水東卜瀍水西何嘗如大司徒及諸儒之說學者苟知成王未嘗營居洛邑之說自可知其非也

玉川經說
大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制然也今按周官建國之法則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

周禮封國之制先儒固有能言其非者俗學又為之委曲求通以誤後世亦不能無辨焉夫子以大國為千乘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而非邦也者至孟子答北宮錡及慎子之言與武士列爵分士之制無少差異則大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法固然也又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則孔孟非特聞武王周公之制蓋親見當時之諸侯

則然漢儒作五制亦同獨為周官書者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書論語孟子禮記之言並矣無疑其為非也陋儒鄭氏釋五制方曰武王初定天下更以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致太平斤九九州之界封有功諸侯大者五百里最小者百里蓋據大司徒之文夫堯舜夏商周之地不過九州攷周職方掌天下之圖無以過於禹貢之域禹之疆域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夫既已窮于海至于流沙將何所斥廣哉借能斥大遼境取夷狄之地亦不可增封于內此甚不然也或曰諸侯之地當如孟子之言至開方之則如司徒所記故其言封疆皆言方者開方之法也王制云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若據實千里而言則不得有方百里者百亦開方法也此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者四公當為四百里此言五百里者錫之以附庸故也伯七十里開方得七十里之國者四則為二百八十里舉成數可為三百里子五十里開方得五十里之國者四故為二百據此說亦非也以公侯之地開方之已不得五百里之數又益之以附庸若公侯有附庸則自伯而下亦當有附庸合於公侯則又不合於伯子矣況子男同五十里今以子五十里開方得二百里而男開方之立於百里何哉說者又強通以為男實有二十五里何所據而云然王制有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三分然則孟子周官里數之不同而尺之有短長耶夫借謂尺有短長其百里當後之百二十一里有奇周官但當云諸公之地封疆方百二十里何至相去數倍遼遠之甚乎是又不可也不知為此異說者蓋漢儒見周之衰諸侯相侵吞滅小國開疆拓地至於數百里之廣乃以為周制耳子產曰古者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又曰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觀此則春秋之大國非復一同也戰國時魯乃五百里齊乃千里此作周官書故以為據也又職方氏曰千里封公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

百男皆非古之制不可信也故曰衰世之典而為盛時之制此類是也

良齋文

設官分職

唐虞之制用人亦不過倍夏商之制而巳今歸其職掌之方乃

周禮事之最大者莫如建都封國之制予既辨其非古矣然未為甚也

至其言設官則甚矣據書周官稱唐虞官百夏商倍之繼之曰仰惟前

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而後及於六卿周之官制可據惟此成王仰惟前代則大率依唐虞夏

商之制耳今觀周禮乃無三孤三公之官不誌其大而誌其小於理安

乎為之說者乃曰三公之尊坐而論道故不列於官謬說也成王言六

卿所治之職何嘗以配天地四時今以冢宰曰天官而天事反在春官

乃曰天取象總人天之至尊惟萬乘可稱曰天王曰天子豈人臣而得

稱天乎司徒謂之地官尤無義古者司徒掌教也宗伯掌禮謂之春官春者物之

之事乃是司空掌土地非司徒掌教也宗伯掌禮謂之春官春者物之

生五行以象仁今謂之禮豈能主教也哉司馬掌兵而謂之夏官夏方

物之盛反用兵乎惟司寇掌刑謂之秋官猶可矣司空掌土謂之冬官

又無理也使成王有職於天地四時則書言之矣書既不言所取又無

義則漢儒臆說可知也又小宰謂天官以下其屬各六十計為三百六

十官說者謂象日月星辰之度今觀自太宰至屨人官凡六十有三自

大司徒至鳩人官凡七十有九自大宗伯至宗人官凡七十有一自大

司馬至家司馬官凡七十自大司寇至冢士官凡六十有六計五官之

屬已有三百五十有二而冬官尚不與小宰之言自戾矣且其趨走之

吏僕隸之職皆列於官內小臣內豎男巫女巫之類何為者耶甚者國

氏去鼃龜壺涿氏除水蠱祚氏攻草木而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為

一官乎瀆亂不經甚矣然此雖不可猶可強道也若乃鄉官之制五家

為比有下士為比長五比為閭有中士為閭胥四閭為族有上士為族

師五族為黨有下大夫為黨正五黨為州有中大夫為州長五州為鄉

有鄉一人謂之鄉大夫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耳今每鄉鄉一人

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一百二十五人中士五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一鄉之中自鄉至下士凡三千一百五十六官合六鄉計之則有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不知七萬五千之家何以供之雖盡土之所產賦之所入不足以給之至遂人言六遂之制又云五家為隣有鄰長推而上之為理為鄰為都為縣為遂為異於鄉之制併六家計之亦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官六遂又能供之耶合鄉遂之數則為三萬六千八百七十二官據孟子王制諸侯之下士比上農夫食九人使六鄉六遂之官皆食諸侯下士之祿則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蓋食三十萬有餘人鄉遂之中耕者凡幾萬人乃食三萬不耕之人乎况又不上皆食諸侯下士之祿况又鄉遂之外他官至畿內而三公三孤之屬外而諸侯之臣又不知其幾借謂堯舜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過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夏商之制何得與夏商相去乃數萬倍耶蓋彼但見成周建官之多而不計其數乃至於此其誕謾至此世儒乃酷信之不亦傷乎王氏曰王畿受天下財賦不當

以財不足祿為疑不知官冗至此祿之當以何術世之陋學隨人東西未有如漢鄭氏近世王氏也作周禮者正以欺若人耳

王后不會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則不會然則費用亡度未免有耗蠹之漸寧可不之慮乎

先王曰周官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禮有屈神

禮有屈神分所當然爾故三公北面執璧所以示屈禮以尊君也然不知孤卿大夫反以東面西面何哉后致飲則醫醴植亦所以示屈禮於賓客也然不知夫人致飲又反得用清醴何哉學者觀禮當辨此說

先儒言禮有所謂位尊而禮屈位卑而禮伸者蓋起於周官書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皮白鄉執羔大夫執鴈說者曰三公臣之職尊者也故特屈使北面答君必子男所執三公執璧服毛毳屈使與子男同也其在酒正其右致飲于賓客之禮則醫醴糟在漿人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則清醴醫醴糟說者曰后致飲無禮醫醴不清者與王同醴屈也夫人不敵

三故得備之也黃子曰非也先王制禮不如是之顛倒禮者何也正名分之謂也名分一正則尊者不得踰卑小者不得加大賤者不得妨貴是以上下無乖國家可長保也名分一紊則卑踰尊小加大賤妨貴覲心一生則亂亡隨之也三公之尊坐而論道為孤卿大夫百僚之率其宮室車旂衣服之物莫之敢仇也今謂三公北面以示屈孤東面卿大夫西面以示不臣而又執子男之璧服子男之冕於禮稱乎王后天下之母也尊與君同自夫人以下皆賤其禮儀制度自相懸絕今后致飲乃無清醴以示於夫人致飲反有清醴以示不臣於禮又可乎以三公之尊為嫌而卿大夫之不臣反不以為嫌乎以后之敵體為嫌而卿大夫之不臣反不以為嫌乎若然則朝廷之上公卿大夫宮禁之內王后夫人各分供不正矣不至於上下乖爭禍亂隨之者幾希若魏公晉侯朝王王皆賜之玉五鼓馬三匹識者譏之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公侯之禮尚不得而同况使尊者屈卑者伸乎先王制禮防閑萬世所以嚴小大尊卑之分至矣後世猶越等破制以相攘奪况自亂其名分乎此其誤說可知也而三禮義宗又曰三公服章有五欲見其屈旂得用八以明其伸伸者見其尊貴之理屈者明其為臣之義又三夫人服有二等迫於后則闕狄以放三公夫人以明其屈也不迫於后則服揄狄以効侯伯夫人以明其伸也先王立禮固有定制豈有一三公之服有屈者又有伸者一夫人之服又以時而屈伸紛紛如此誰能辨之又因周禮而失之也嗚呼孰知其難之陋亦本於穀梁氏乎春秋公十年書曰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據經公及諸侯盟則書諸侯及大夫盟則書大夫之微者盟則書人此本無他說穀梁乃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豈謂大夫迫近於公盟公則嫌其仇微者位卑則不嫌其仇也此妄也公誠不可與大夫盟則春秋嘗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莒何也穀梁為一字之巧說非矣後之言禮者乃推是而為禮之屈伸陋學相傳何時已乎

傳何時已乎

內宰之職

周人以辨宮九嬪九御之教責之內宰然乎否乎夫以宮禁之功者女師之事也今內宰二人下大夫也其屬又有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史胥徒之衆而步以入宮禁以陰禮教皇后及九嬪無是理况

謂之婦職織紵訓之事內宰其果歲數之乎

夫男女之別正家所先先王以宮教使令掃除之事不可以無人於是不得已用奄官所以為之防未聞使外官治內事也后夫人以下欲無驕偽無嫉妬無讒言無私謁在人者正身以率之耳不正身以率之而使內宰之徒教之非也舜以匹夫妻帝之二女使執婦道於虞氏曰嬪于虞蓋以德化之矣文王能使太姒之有德亦身率之耳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皆非使人教之也在易之家人曰男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六二之爻辭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凡事無所專特主饋食於中爾今天官之屬乃使九嬪世婦女御如女祝女人與為春官之屬乃使世婦世吏內宗外宗與為在世婦則每宮卿二人是禁幃之內男女雜其職豈分別內外之理哉古者內外言不出入於梱今使官嬪而屬六卿使朝臣而化九嬪周公必不為是理也又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說者謂王同姓及三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行裸禮時后則亞王禮賓王享燕之后則亞王獻賓瑤爵后所以亞王

酌賓也此又不可方宗廟之事后助王祭禮也賓客何得特為王同姓二王後乎以在中饋位乎內之婦人使之外接賓客雜與有司行裸獻之禮則易家人之道不足為訓也釋者又引陽侯來朝於穆使穆使享陽侯夫人助君獻酌于賓陽侯見夫人色美遂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誠如是說則周制禮未足以經國家其弊乃至於使其臣竊君之夫人豈防亂之禮意乎予謂君有賓客必無后夫人裸獻之禮使果有之則陽侯竊夫人之亂亦宜至於此矣蓋此特漢儒以后夫人有助祭裸獻之禮而謂賓客亦然世人惑其說不見其禮行於世故為陽侯竊夫人而廢夫享之說也又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諄制祭之以陰禮此又不可也婦人無外事何得以立市乎說者謂后職主陰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若然凡事之屬於陰者皆后主之也祭天陽也祭地陰也祭日陽也祭月陰也祭祖陽也祭社陰也然則祭地祭社祭月等事何不歸之后乎吾聞神農氏教人日為市者矣未聞后之立市也聞舜之巡狩同

度量衡者矣未聞后之出其度量也王之事后不得與猶后之事王不得與也日昃乎晝月昃乎夜各無相侵而後得陰陽之義也是故牝雞之晨周王數其惡哲婦傾城詩人記其亂歷觀聖經之訓未有所婦人與政者獨漢儒序詩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為后妃之事蓋悖理亂常之謬說不可以訓也作周官書者之說與序讀內宰意所不可者三以陰禮教六官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一也九賓客之裸獻瑤爵二也凡建國佐后立市三也以為誠如此則陰陽非以相成乃以相侵為亂之本秦漢以來女禍相仍蓋不知道者之說有以啓之也可不戒哉

三物興賢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物則十有八日其為選之法亦可謂詳矣然不知當時人才備此六德六行六藝者誰歟
言取士者皆謂奠成周之盛蓋取之於鄉素有以攷其德行道藝平日已書於族閭州黨及三年大比鄉老以禮賓之宜其所得必真賢實能也成周鄉舉里選之法固善矣然果若周禮所載否乎今讀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見其立制不中復名亡實乃知漢儒臆說之

非成周之舊典也古之取士務求所長而不責其備或以德進或以言揚或以事舉求才而責其備雖聖人不能今司徒之三物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合是三物以為十有八日今欲興一賢能必以六德六行六藝兼有是十有八者而後可則捨伊周孔顏無人也皋陶之陳九德自寬而栗至於強而義必有是德而後可用也然必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蓋可為卿大夫者不過日宣三德可為諸侯者不過祇敬六德未嘗責人以九德之備若大司徒之十有八事亦不求人之備則亦當如皋陶謨有三德六德九德之辨今下並無其文是使人備是三物而後可乎且六行人可為也六德之中則有不可為者焉曰知曰義曰中曰和猶可能也若聖與仁夫子以為豈敢三千之徒惟一顏子僅可言仁他人皆不可况其聖乎仁且聖人皆間出者也其誰敢當是名耶名為宣敬如必求聖者而充其選何易得耶抑不知大司徒果何人而能教人以仁聖仁聖亦可以教人平至於六藝之中謂射御書數

為藝則是矣而禮樂乃道之用德之大者亦謂之藝何哉孟子嘗言禮樂矣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則節文斯二者樂則樂斯二者則是禮樂者無他潤飾仁義而已夫子曰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今之禮樂即為藝非聖人之所謂也又曰志於道據於德游於藝若禮樂但一藝可游而不可據雖無禮樂何害為又及乎以孔孟之言質大司徒之法相戾多矣故三物之制有不可者三責人以備一不可也求仁聖於賢能二不可也捨禮樂為六藝三不可也成王周公立一制必不有三不可焉可知漢儒之臆說也

屬民讀法

五經之文未嘗有屬民讀法事唯周禮何言之詳州長則一歲屬民讀法者凡三正月及歲首祭祀是也黨正則一歲屬民讀法者凡四時之吉及春秋祭禮是也至閭師曰又無時凡春秋祭祀政又衆庶既聚則皆讀法不知其幾說者曰彌親民於教亦彌數鄉大夫官五州去民遠故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族師又彌親故至十有四焉閭胥官卑於民至近讀法無有時若此然比長充親民者又何以不屬民讀法乎

夫四閭為族族之民即閭之民也五族為黨黨之民即族之民也五黨為州州之民即黨之民也今則黨族閭讀法多同其日民既讀法於州

安得又至於族將誰適從乎且民之趨事赴功析因夷隩各從其時之暇至其閑暇之日亦各欲休息何乃一歲之間州使之讀法者三黨使之讀法者六族使之讀法者十有四閭使之讀法者又無數不亦弊弊然其見春不及耕夏不及耘秋不及斂冬不及藏而惟讀法之為急不亦擾民之甚乎夫種木者深根厚土而俟其自殖昧者乃旦旦而視之掘土而搔之而木性已搖矣王者之於民不過輕徭薄賦以厚其生崇德明義以化其心其主羣則無窮民其心化則無奸民何嘗區區示以法令今日使讀法於此明日又讀法於彼使民有終歲奔走從事之勞是何異昧者之種木欲其生而反搖其本也此決非周公之意不知治體者為是說爾或曰聖人之教民委曲詳重務使人心皆明知之讀法雖數何足為疑曰不然盤庚方欲遷都民咨胥怨乃作書三篇以告之周公欲伐四國議者以為艱大乃作大誥以開其未喻至於商之頑民未知化於是諄諄作多方多士之書皆國事曉勸之爾何嘗聞數數覲民以法乎法者治之末爾向使人心皆明知之又豈移風易俗

之道耶

文紫芝集

免役多少

役法一也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野則免者少役者多以至世祿者必不免何也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為求業所謂世祿之家必不異今之官戶也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貧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者役必不免。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則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渠橫

群書考索卷之九

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之十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春秋

春秋有言外之意

春秋之書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
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切恐不然

褒貶極是嚴謹

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極
是嚴謹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箇權謀智畧兵機譎詐之書耳

文公語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旨不專於法例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的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是會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書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同上

經世之大法

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是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之書是以不善者為戒。同上

春秋之大旨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尊王賤伯內中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旨也。先生每言近世解春秋者以所書之字為褒貶深所不取。同上

春秋垂萬世法

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注孟子

春秋治於平王

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同上

討亂臣賊子之法

邪說害正人人得而闢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王師也。同上

傳例不可信

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祥有所由致也。同上

代王者賞罰之柄

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乎天下。諸侯擅相侵伐強陵弱眾暴寡是非善

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吾夫子憂之乃因魯史而脩春秋以代王者之賞罰是是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文公讀溫公辨李公常語上

紀事之例不同

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者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無失耳文公答柯國材

不明書召王之非

春秋某所未學不敢強為之說然以人情度之天王狩于河陽恐是時史策已如此書蓋當時周室雖微名分尚在晉文公召王固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不敢明言晉侯召王也文公答張元德

讀者須反復涵泳

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間闊義理通貫方有意味若一向如此安排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何益於事耶文公答

春秋之文兼述作

春秋之文兼述作也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以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也

體元人主之職調元宰相之事

即位二年必稱元年者明君人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戊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攷體元者人主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

仲尼晚年而修終春秋

夫子之脩春秋何其著辭之嚴而措意之密也按夫子世家載晏子問禮三年聖人時既有立矣而春秋不作於此時歷聘諸國年踰知命而春秋又不作於此時迨哀公十四年聖人幾七十餘矣因西狩獲麟乃約魯史而脩春秋聖人胡不著心於心壯志銳之年而乃拳拳於血氣

既衰之後邪蓋聖人惟恐更天下之事欲為未深閱天下之理義未為
熟則未改特一己之私見而立萬世之正論也

春秋大一統

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於
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死之
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於一也若乃尊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從事是
人自為政繆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

夫子自序其績

威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
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
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

定元正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聽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
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

春秋兼帝王之道

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
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
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

平王末年誥命不足紀而後春秋託於紀事之史

書止於文侯之命而春秋起於平王之末年其誥命不足紀而後春秋
託於紀事之史乎且文侯之命之存於書已非灑灑之舊矣夫天子命
諸侯曰伯父叔父可也顧父義和而字呼之得無降尊貶重乎又况錫
圭鬯則是使之禋祀也賚弓矢則是得以專征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
而又輕以示錫賚之恩乎考其一篇之命不惟喪天王之威重而且開
諸侯之僭端是猶初年之出命也顧已若此迨夫末年以天王之尊使
其宰下賄諸侯之妾而祭伯之來初非有王命陵夷之勢遂至於此故
書之文侯之命有以見帝王而下世變風移將降而為春秋戰國也春
秋起於平王之末年有以見帝王以來風聲氣習不復返於春秋之世

也嗟夫周書終而春秋始其始黍離降玉而國風歟

春秋多取僖公詩多美僖公

魯頌四篇皆為僖公作也僖公其魯之賢君歟改之春秋閔雨喜雨有志乎民則愛民重穀不為無其事所謂淮夷敢服獨嘗會于淮耳新作南門則書之脩泮宮無見也取濟西田則書之復周公之宇無有也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則書之所謂享以騂犧始有時而不然也詩之刪春秋之筆削皆出於吾聖人之手春秋直筆而詩多溢辭何歟說者曰僖公之為君功過相半者也詩不刺威項伐邾之失懼其以過掩功春秋不書脩泮伐淮之美懼其以功掩過詩寬而春秋嚴皆所以為教也噫是則然吾姑以春秋論僖公或者魯頌之美生於不足歟

哀公之春秋多道意

傳春秋者嘗曰定哀多微辭吾觀哀公之春秋未始不戒其往而開其新辭甚著明而何微之云且春秋書災多矣今而威宮僖宮書災亳社書災夫豈偶然耶春秋書外國之伐亦多矣今而書是伐我齊國書帥

師伐我夫豈闕其地耶春秋書螽亦多矣今而十二年冬十二月書螽明年九月書螽冬十二月又書螽夫豈失閏邪季氏出於威公立於僖公而奕世專魯之政者也故威僖親盡而廟不毀然則二宮之災天以戒季氏之強盛也明矣諸侯之有商社所以戒亡國也魯有季氏國其將亡乎然則亳社之災天以戒魯之危亡也亦明矣聖人詎不明書而警之哉元年以來三家相尋於伐邾為功以會吳為好而不知我能伐邾吳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以師而伐我是興師之由不知在吳與齊而常在我也惟干戈者厥躬哀公可以自省矣晉人詎不明書以警之哉二吾猶不足哀公之意也欲以田賦季孫欺之意也田賦甫用而連年病螽則重賦害民傷和致異可見矣一諉諸夫國始非也聖人詎不明書以警之哉吾將謂哀公之春秋非多微辭而實多微意也

王臣聘魯者八

古者諸侯朝於天子天子報聘於諸侯所以嚴君臣之分道上下之情

也東遷以來王綱不振諸侯未嘗朝天子而遣使聘魯者八春秋備書之者所以忿諸侯之不臣而憚周室之弱也然桓王在位凡聘于魯者五自隱七年九伯來聘至桓八年家父來聘是也至若惠襄定三王皆不過一聘而止耳桓繼平而立王室雖衰人心未厭周德猶可以興衰振治統制四海光昭文武之業使周道粲然復舉不亦美乎不此之務反同列國之君下聘魯國長諸侯傲易之心寵桓公篡逆之志造端于後蓋自桓王始也雖然春秋自宣十年定王使王季子來聘之後魯歷五公周更四王皆無來聘之文何哉蓋文宣已前周室微弱然莊僖之際尚有二霸為之扶持禮文猶足以交諸侯爵命猶足以寵諸侯也至文宣之後二伯既遠王室多故故定王初立楚使問鼎已有窺周室之心而當時王臣有卿士而相賊三公出而奔者則周室之衰尤甚於前是以春秋之書來聘則止於宣公來錫命則止于成公來求則止於文公來錫命則止於宣公者自宣以後雖有禮文不足以結諸侯也來錫命則止於成公者自成以後雖有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來求則止於

文公者自文已後天子雖求之諸侯亦忽之也然天子之聘皆遣大夫唯僖三十年獨遣宰周公留稱天王使惟莊二十三年獨不稱天王使蓋亦有說魯之群公唯僖最賢且與二伯盟會扶獎王室不為無助故特以三公下聘者加禮於僖公也當莊十九年五大夫作亂立王子頹王出奔溫至二十一年鄭虢納之乃克歸周故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不言天王使蓋以天王之尊而見逐於臣下傷其威柄不足以使人也嗚呼遣使致聘諸侯敵國之禮也故經書外臣來聘三十有一若宋衛諸國與魯為敵是以有聘問之好至邾莒滕薛則朝而不聘莫敢抗魯矣嗟夫東周之初自桓至定交好諸侯尚能同於列國至其甚也雖聘問且不敢致僅訪邾莒等耳不亦可痛哉

天王來求者三

先王制九等之賦貢以令天下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是以車服器用非特供王之奉而又可莊寵邦國也聞有錫諸侯而未聞有求於諸侯者也周室既惠封土之君各擅其利貢賦不入帑藏蕭然雖喪紀之具車

服之用且不得自給切切然遣使以求之蓋其勢有不得已也是以經書天王來求者三在相王時則求賻於隱公求車於相公在頃王時則求金於文公且天王即位諸侯會葬禮也平王之崩隱無痛君之心輒墮此禮至使天子大夫遠來求賻其罪大矣况隱元年惠公仲子之賙天王尚使宰咺歸之政使敵已猶當復報而况天子之尊乎周知有魯魯不知有周則隱公之惡不容誅也及相即位數年之間天子三聘其待遇之禮可謂厚矣相公曾無毫髮之功而致天子之使求車於魯其不恭亦甚矣且車服者人君錫賜臣下所以崇功德隆寵眷也今反求之於諸侯則知四方之貢久絕於王庭矣雖然求賻求車猶可也至於求金則又甚焉說者以為襄王未葬而毛伯來求金故春秋書之以著其惡夫賻不過用於喪禮車不過用於出入禮以不給而求之猶未見其困弱也至於金則主之所資莫急於此今且求之其困乏不振至是極矣是以經於求金之文不稱天王使者諱以王室之富而求金若非天王之命也

天王來錫命者三

昔韓侯能績祉考勤王室宣王因其入覲而賜命蓋天子之於諸侯蓋有錫命之禮然必有功於王室述職於王庭然後授之可也春秋之時天子錫命者三莊王使榮叔錫命於桓公襄王使毛伯錫命於文公簡王使召伯錫命於成公彼三公者既無功德之可褒又未嘗勸勉天子而周王方且遣使就國錫之是長其驕傲之心也何以勸天下乎然於桓公則稱王於文公則稱天王於成公則稱天子所書之文皆不同何也說者以謂天王天子皆王者之通稱若然則何以見春秋之褒貶蓋嘗論之桓公有篡弒之惡天子所當誅也莊王既不能誅而於其死也反錫命以褒寵之是豈承天之意哉夫天命人主君臨萬方賞善罰惡所以助天之生殺也若有罪不誅而又加賞則是背天者也故經於此不書天王所以甚莊王之不天也至文在位既無大惡是以春秋之書亦無甚貶而正以天王名之然至錫成公命則又稱天子者按覲禮諸侯入郊王遣使迎勞則稱天子既至王庭則稱王以命之蓋迎勞稱天

子者謙下之辭也當簡王時周室益弱諸侯愈強故聖人於此特變文
示義稱天子錫者以見周之甚微屈於諸侯不敢以王禮自命也嗚呼
孔子傷周之意亦於筆削可見矣

公及大夫朝如者八

春秋之時禮法廢壞諸侯視盟主為甚重視天子為甚輕故公及大夫
如齊如晉者不可計至於朝王所知京師雖間見之殆不過因事以往
而已初非致禮於天子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溫之會兩書公朝王
所者是時晉文王伯致天王於會故僖公之朝以從晉侯盟會實非朝
天子也成十三年書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公如京師繼之曰公自京師
遂會晉侯八國伐秦是時晉厲公初立將有伐秦之役使來乞師成公
特往會伐而道過京師故經以如書之實非朝京師也其餘大夫如京
師者五或以事往或以私去請據經以辨之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
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命叔孫得臣如
京師左氏謂仲遂之行以報聘於周得臣之行以報命於周故之經文

理或然也然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左氏謂王使來徵聘故孟獻子聘
于周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如京師左氏謂齊人為王城郊故穆叔如周
聘且賀城竊有疑焉夫春秋備載當時之事以貽後世若周王使來召
聘齊人為王城郊經安得而不書哉經既不書則三大夫之行蓋非為
周也至文八年天王崩公孫傲如京師不至而獲丙戌奔宮左氏謂杜
伯如周吊喪不至以幣奔宮夫當文公時臣下專政國君之命已不行
於大夫則公孫敖如周不至蓋無足恠矣嗚呼諸侯知有天子則大夫
知有諸侯此上下相持之理也彼魯之國君既蔑無周王又安能使魯
之大夫受吾命而不廢哉然則諸侯欲令其臣之無他尊天子則臣自
服矣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叔孫
服矣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諸侯勤王者五

古者威權出於一人命令行於天下諸侯有不服也王命方伯以討之
嗣位有未立也王命卿士以定之兄弟有甚間之變則有大臣為之帥
治王都有城築之役則有大臣為之服勤當是時內而三事大夫外而

列國諸侯莫能聽命於王此其權所以獨尊也東周不競權勢浸微征討之事扶救之功或主於諸侯或主於伯主或出於大夫類借力於人以紓一時之難比之三代雖若不足取而在春秋亦有可言者孔子書之蓋傷周道之衰微幸諸侯之近正也故相五年鄭伯不朝蔡衛陳從相王伐鄭經書從王者喜三國之助也書王伐者譏天子之親伐也前所謂出於諸侯者此也僖五年惠王廢太子小白會世子以定其位八年告難于齊小白盟王人以靖其難經書齊侯且序爵諸侯之上者喜其定世子寧王室也書會世子盟王臣者疾其恃伯主之威而奸分也前所謂出於伯主者此也昭二十三年王室有子朝之亂鄭伯言於晉晉大夫帥師圍郊以討子朝三十二年敬王懼子朝之黨使富辛言於晉徙成周而避之晉合諸侯城成周以固王室經書晉人圍郊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合十國大夫城成周者喜晉大夫有功於王室也專繫之晉而不書王卿士者凡天子之權愈微而專假於列國大夫也前所謂出於大夫者此也嗚呼隱相之間天子雖微而猶有諸侯從王以侵

伐者其後諸侯益強蔑視王室幸二伯繼興託名尊周可以倚重下至昭定定世中國無伯諸侯失權而天子遣使請命卒使圍郊之役成周之功歸於列國諸侯之卿豈非衰弱之甚耶

王臣與諸侯盟會侵伐者十

春秋自隱至閔無王臣盟會之文蓋是時齊晉未伯諸侯雖強亦不敢僂王室也至僖公五年小白會王世子于首止始有王臣會盟之事晉文繼起乃致天子盟王人其事有甚於小白者然故二伯之會盟皆在服楚之後蓋其克服強楚威振中國伯業已盛自矜其功謂雖天子之尊亦莫或作矣是以僖然致王臣於盟會雖外假尊周之名而其實以尊已也故僖五年小白會王世子盟于首止八年會王人盟于洮九年會幸周公于葵丘二十八年重耳致天王于踐土于湓二十九年盟王人于濯泉夫小白始會世子以定位盟王人以尊周雖不當召從盟會然以扶獎王室托於大義則猶可言也至葵丘之會初非為周而坐致天子之三公與已盟會則其傲易之心尤甚於前矣晉文襲其跡修其

惡是以踐土之盟溫之會皆致天王而濯泉之盟又以諸侯之大夫盟天子之大夫小白雖致宰周公而未敢召天王雖盟王人而未敢以大其無君之罪尤有甚於小白也馴致乎成襄之後晉主伯盟更會王人以從侵伐若成十六年會尹子伐鄭十七年會尹子單子伐鄭襄三年會單子盟于雞澤昭十三年會劉子盟于平丘定四年會劉子侵楚凡此皆晉主之而雞澤之盟以去年合諸國大夫城虎牢平丘之盟以楚公子北弒靈王皆合諸侯以謀楚也蓋二伯盟會則假周之名率諸侯以尊已厲公以來則假周之名以伐楚伐鄭故王臣間見於經然始而會盟終而會伐則以周室益衰諸侯益強其仇禮奸義非止於二伯之時也其他諸侯獨盟王人者惟魯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左氏以為須王立欲以親魯故與之盟夫以伯主合諸侯盟會王臣猶且不可况魯國乎然則文公之惡可知矣

周戰伐敗救者四

周衰夷狄侵侮諸侯暴橫天子之師屢貽挫衄聖人書之於經者四所以甚傷之也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此夷狄之侵侮也桓五年蔡陳從王伐鄭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此諸侯之暴橫也按經例伐國則稱伐凡書伐者皆重事也而凡伯奉幣以聘非有甲兵之衆安得與伐國同文乎蓋書伐者重凡伯之罪也重凡伯譏天王也自入春秋未有來聘之文今隱公即位未嘗朝周而桓王首聘於魯以長諸侯不臣之心則其非理甚矣故因凡伯聘曾見伐於戎而書伐以重之重相伯之惡則譏桓王可知矣發微謂楚丘衛地稱楚丘者責衛不能救難稱凡伯以歸者責凡伯不能死職理或然也按左氏晉使瑕嘉平戎于王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諫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說者以謂王者至尊天下莫敵非茅戎可得敗也定王庸暗為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經以王師自敗為文所以譏天王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鄭伯不朝王命諸侯討之此古之制也今桓王從三國之師屈天子之尊親伐諸侯

效敵國之交兵則傷威毀重微弱甚矣按左氏載王師敗績而經不書蓋諱之也以天子伐諸國已可耻况敗績乎此經所以不言也至莊王救衛之師特書王人之字則喜其救者之善也衛朔負罪出奔諸侯黨惡皆義納朔於衛時無伯者以討治其惡而王人獨能救衛則其於名義為得正矣然兵寡力弱卒不成救衛之功故聖人雖字以貴之有以傷周室之微不能勝諸侯之惡也嗟乎周之興也撥亂懲荆遠遁荒陬屈膝效順而九伐之法足以威制諸侯之不臣是以王師一出有征無戰孰敢拒天子之命而干鈇鉞之誅乎及其衰也兵威墮弱戎狄諸侯共起而凌蔑之師出無功動以取敗可勝嘆哉

王室總論

傳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故昵愛寵私並后匹嫡未有不產禍者觀東周二百四十餘年王室變亂載於經九四而以嫡庶不分嗣統不正亂者居其二焉襄王嫡子也叔帶母弟也而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節立帶雖賴小白主伯盟會諸侯以定其位而小白既沒卒不免

叔帶之難使襄王越在草莽暨晉文紹伯王始克歸然則牽房攔之私

情移社稷之深患者實惠王啓其端也子猛嫡長也子朝庶長也而景王以賓起之請欲廢猛立朝且結劉單以定朝之位及景王即位子朝作亂盤結黨與交兵攘奪者五年五年之間子猛被禍敬王播越賴劉單之賢倚晉為援戡定禍患逐子朝歸敬王而王室治安然則敬僥倖之私議貽社稷之深患者實景王啓其端也夫以景王乘變亂之際克紹周統劉單數子輔相而立權不在已而不能即去子朝固不可責也而襄王已即君位有齊晉以為倚重叔帶之難非若子朝之強有能斷以大義而懲艾之何至委宗廟而出奔哉奈何狗匹夫之孝率母后之恩既不能防於未難之前又不能制於已危之後柔懦不斷養成其愆卒致傲弟再入而身遂失守則叔帶之禍非特惠王之罪抑以襄王醜釀之也故經於襄王書天王居于鄭者貶其出也於敬王書襄王入于成周者善其入也貶其出則不與其入故經不書襄王之歸至書敬王則雖貶其出而亦謹其入用見聖人去取輕重之異也夫春秋之法凡

諸侯之專殺者皆重譏之以其不請命于天子而自專生殺之柄也諸侯專殺其猶不可况王之卿士朝夕委質王庭其分義之親非諸侯之比也詎可以專殺哉而王孫蘇與毛召爭政遂使子札殺之穰君之權莫甚於此以見天子之柄非獨不行於諸侯而且不行於卿士矣故經書曰王子札殺召伯毛伯者非王子札之專殺所以譏天子之不能制也左氏以澹括欲立佞夫弗知五大夫殺之則殺弟之罪不在王明矣而經書天王殺其弟佞夫者蓋使佞夫果有篡奪之意則殺之固宜今欲立之意出於括而佞夫弗知則景王容之可也及縱五大夫殺其母弟雖曰大夫之罪實景王使之耳春秋之義惟天子得專殺故無天王殺大夫之文此特書之者以見景王尊為天子而不能容一母弟傷艾手足賊恩悖義莫大於此故特書以其其惡也嗚呼東周之衰也嫡庶之位不正生殺之權不行兄弟爭國卿士擅權上下相夷無所畏忌王室益衰不可救止為天下之本且如此安能望諸侯之理乎

王臣見經者三十一

古例天子三公稱公卿書爵大夫字士名士之微者不名所以分等列定尊卑也三公稱公者若桓八年祭公倍九年宰周公者十二年周公是也卿書爵者若隱元年祭伯七年九伯蔡氏皆伯爵文元年毛伯五年召伯十年蘇子毛召蘇皆采地十六年尹子十七年單子昭十三年劉子舒是也大夫稱字者若隱九年南季南氏季字桓四年宰渠伯糾渠氏伯糾字五年仍叔八年家父莊九年榮叔二十三年祭叔祭米地文元年叔服定十年王季子襄三十年王子瑕是也士稱名者若隱宰咺襄十五年劉夏劉米地定十四年石尚是也士之微者不名若僖五年王人是也然隱三年昭二十三年三十六年三書尹氏隱三書武氏子皆以疾稱譏世卿也莊二十六年王人子突微者又特書字善其微也宣十五年書王相子大夫而名貶其專殺也唯文三年王子虎定四年又卷皆以卒書名而昭二十三年書王子朝蓋庶子之長也夫列國之君以爵稱其卿以名稱其士見褒者以字稱而天子之卿書爵所以視諸侯其大夫書字所以視列國卿之賢者也其士稱名所以視諸侯之卿也當周道之衰王

空雖微而先王之典禮在故孔子必正其爵秩以王人之微必序諸侯之上不使諸侯得加乎天子所以示萬世之公也嗚呼春秋尊王之義雖各爵之間亦不敢忽豈直為虛文哉

霸

齊桓公小白會十五

莊十三年北杏。十四年鄆。十五年鄆。十六年幽。二十七年幽。僖元年榘。二年貫。三年陽穀。五年首止。七年鞏母。八年洮。九年葵丘。十三年鹹。十三年牡丘。十七年淮。孔子稱齊侯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故之春秋自莊十三年終僖十六年大會諸侯凡十有五穀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自北杏至葵是也兵車之會四自此至淮是也按二十三年北杏之會左氏謂平宋亂然此會小白未伯而經獨出其爵諸侯皆稱入者先儒謂聖人與其攘夷狄救中國以尊周室始合諸侯首圖大舉故獨尊小白蓋欲責之深必先待之重也。十四年鄆之會左氏謂宋服故蓋宋雖預北杏之會而復叛齊故十四年

經書齊陳曹伐宋既伐而宋服故是年為鄆之會此左氏所謂宋服也。十五年又會于鄆左氏謂齊始伯也夫齊侯之會已三合諸侯至是而始伯者蓋中國諸侯莫難服於陳鄭今宋人再會而陳又始服則小白之伯業成矣此左氏所謂齊始伯也。十六年同盟于幽左氏云鄭成也蓋宋鄭兩預鄆會宜其司好相結不復相侵而鄆會始罷鄭乃侵宋故十六年宋齊衛三國伐之於是率諸侯為幽之盟曰同盟者蓋桓自主伯未嘗脩盟而宋有貳於北杏鄭有貳於鄆必恃兵威乃始克服齊既服宋鄭非盟無以結之所以稱同盟者以諸侯同志于桓也然魯鄭既同盟而十七年書齊人執鄭詹十九年書齊宋鄭伐魯西鄙者左氏謂鄭不朝齊執鄭詹疑其說未然切意鄭介于楚有貳齊之志故齊侯執之既而詹逃於魯此三國所以伐魯也。二十七年復同盟于幽左氏謂陳鄭服按二十八年荆伐鄭公會齊侯救鄭則知是盟鄭已服齊也然十六年同盟于幽衛侯與盟而此盟不與故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討其不與盟也。僖元年榘之會左氏謂謀救鄭蓋自二十七年與

盟于幽而楚再伐鄭故小白會諸侯謀以救之此左氏所謂謀救鄭也。二年貫之盟左云服江黃也。三年陽穀之會左云謀伐楚也蓋江黃楚之與國既背楚而歸齊則齊之威德至此為盛於是可伐楚矣是以四年諸侯伐楚屈元請盟強楚挫辱使斯民免於左社之患則其功被當時無以加於此者左云謀伐楚蓋在是也然服楚之後齊人執陳袁濤塗及江黃伐陳冬又大會諸侯侵陳則知陳復叛齊矣。逮五年首止之會左云謀寧周也陳再見伐與盟首止之會而鄭伯逃歸不盟則鄭又叛齊而從楚也。故六年公會齊侯合六國伐鄭而楚人圍許救之七年齊又伐鄭故是年審母之盟鄭使世子華聽命於會此左氏所謂謀鄭也。八年洮之盟左謂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蓋襄王有叔帶之難故小白會盟以謀之而鄭伯自七年再被齊伐再來乞盟左氏所謂謀王室鄭服者此也。九年會于葵丘左云尋盟且備好然小白九會諸侯莫盛於葵丘而伯業之衰亦自此始故孟子特舉是會以警戰國諸侯而三傳例皆不取經文又稱諸侯盟于葵丘設齊侯辭而稱諸侯者所以貶之則知桓德之衰自此始也。十三年會于鹹左云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蓋杞迫東夷故會以謀之觀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則知此會為杞謀也。十五年會于牡丘左云救徐蓋是年春楚人伐徐故齊侯會諸侯以救之觀經書序次于康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則此會為救徐可知也然楚至是稍橫而齊讓救之心亦怠故經言次言救諸侯救徐而遣大夫往見其緩於救患也。十六年會于淮左云謀郕且東畧也按齊侯前後盟會郕未嘗與左氏之說疑為未然故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城項先儒謂英楚與國蓋齊既救徐遂連徐人伐楚之與國切意淮之會謀伐英氏非為郕也凡此皆齊侯主伯盟會之始終也總而言之諸侯與會者十四宋陳蔡和魯衛許滑滕曹江黃邢鄭結盟者八而孔子稱其九合者蓋洮之盟為謀王室滅之會為城杞牡丘之會為救徐淮之會為伐英氏此皆兵車之會也而北杏與鄆之始會齊侯未伯故孔子止稱其九先儒以謂聖人貴禮義賤武力之深旨其說是矣

齊侯主伯諸侯與盟會者十四國其間小國如滕滑江黃邾邾皆間見於經國陋人微不繫強弱唯宋衛陳鄭曹魯許蔡八國或服或叛其始終可考今據其事迹而錄之。宋自北杏與會嘗一叛齊莊十四年齊陳曹魯四國伐之自後服從命主自鄆至淮悉與盟會此當時諸侯最為賢者。魯始不與北杏之會鄆之始會止書單伯二會復不與幽雖與而不出公說者謂為公諱也至十七年齊人執壽詹詹自齊逃來十九年齊伐魯西鄙觀經之文雖以鄭詹之故齊伐之然齊伯數年盟會者四公未嘗往則齊之見伐蓋亦討其不從伯非止為鄭詹也自此一伐之後二十七年幽之盟止淮之會凡十一會公皆親與而不復背齊矣。陳始與北杏鄆初會不與二會再從兩盟於幽至榿復不與僖四年伐楚之復背齊從楚故齊人執其臣濤塗冬又合諸侯大夫侵之遂畏齊兵威與盟首止及審母洮二會遣世子欵受盟至葵丘復不與會見其未純服也然葵丘之會伯業最盛其後諸侯無背盟者故自洮至

淮三會陳侯皆未服從也。鄭始不與北杏而兩從鄆會是時雖有同會之好而未有服齊之心也故鄆會始罷即背齊侵宋明年齊宋伐之於是兩盟于幽然幽之始盟經書齊人執鄭詹切意鄭有即楚之意而齊人執詹則鄭雖與盟而服齊之心未純也齊既伐其國又執其臣鄭始怙服不敢貳齊故榿貫陽穀伐楚之後鄭伯皆從速首止之會又畏楚而逃歸不盟六年七年齊兩伐之故審母之盟始遣世子聽命而洮之會遂未乞盟自此以後始純服中國不復向楚矣。衛兩與鄆會一與幽之盟至三盟不末齊遂伐之故莊二十八年經書衛人及齊人戰言戰者以見衛之貳齊有力拒之意也自後十年伐楚之後齊伯盛強中國悉服衛始復未唯審母之盟一不與餘皆見經可許自莊十六年然幽之盟已後並不見經至僖四年始從齊伐楚復會首止之盟至僖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楚人圍許以救鄭而諸侯救之自後盟會並從中國唯審母之盟不與而已。曹自齊伯終小白之時七與盟會榿首止洮葵丘鹹牡丘是也伐楚之師曹伯亦從。惟蔡始與北杏其後畏

楚不復歸齊故四年齊侯之師先侵蔡而後伐楚而經於莊十年書荆敗蔡師以獻舞歸又十四年書荆入蔡則知蔡為楚屬國其所以不從齊伯者蓋畏楚之甚又非陳鄭比也凡此數國宋皆齊者一魯不與會者二陳不與會者三皆齊者一鄭不與會者一逃歸者一皆齊者三衛不與會者五皆齊者一許與會者七曹與會者七皆未嘗叛齊也夫當周室之衰夷狄暴橫小白奮起首倡大義以安中國可謂盛矣而當時諸侯或叛或從難於率服如此其間終始從齊盟會不叛者唯宋一人而已用此以觀則諸侯慕禮義而識所向蓋亦難乎其入也

小白抑強楚衛諸侯

當小白始伯之時方合諸侯何暇兵楚楚雖有易齊之心然是時中夏既有盟主楚所侵擾者不過蔡鄭而已其於宋衛諸國未嘗少有窺伺也故莊十年敗蔡師以獻舞歸十四年入蔡十六年入鄭二十八年又伐鄭僖元年稱楚人伐鄭二年侵鄭三年伐鄭小白懼其暴橫侵入中國四年遂大合諸侯問罪於楚而匹之次兵威未加楚已恟懼遂遣使請盟自是楚人帖服不敢犯中國者十五年其間遠小之國間或被害若滅弦圍許滅黃伐徐雖畧見經而鄰楚如陳鄭者亦賴召陵之威不復如囊日之侵擾矣其後小白既沒重耳未與楚於是復肆強暴憑陵中肆始與盟會又致孟之會執宋公泓之戰敗宋師虎狼之威日以熾熾嗚呼小白之功其大矣哉

小白侵伐并吞執大夫

先儒謂小白貪土地之廣持甲兵之衆驅逐脅逼強制諸侯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夫當春秋時列國諸侯務相侵伐強者肆凌暴弱者受并吞殘民暴骨不勝其患聖人幸伯者之出以禮義交大邦以仁恩綏小國革干戈之亂還敦厚之風庶幾乎西周之治也奈何小白之興伯德不純二十六年之間盟會諸侯雖假仁義號尊王室然其實則逞志威侮肆侵滅以尊已也故自入齊以來大國則侵伐之小國則併吞之而春秋皆例稱人者所以惡齊侯也故之於經莊十四年伐宋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魯二十八年伐衛僖四年伐陳侵陳六年伐鄭七年又伐

鄭九此皆侵伐大國者也莊十年滅譚十三年滅遂十五年伐鄭二十六年伐徐三十年降鄆閔二年遷陽僖十七年伐英氏滅項凡此皆并吞小國也莊十七年執鄭詹僖四年執陳轅濤塗此則執諸侯之大夫也雖然宋衛不服陳鄭即楚則用兵侵伐雖害伯德其罪尚輕至若凌虐小國則罪之重者而滅譚滅遂滅項尤為甚焉蓋恃兵威以滅國此夷狄事也小白主伯中原攘却夷狄不以德服諸侯而反蹈夷狄之惡不亦可耻哉然則例貶稱人宜矣

救國城國

救難卹灾存亡繼絕伯者之美事也當小白時楚與夷狄交侵中原鄭許徐三國則病楚邢衛二國則病狄所賴以驅攘者唯小白也攷之春秋齊侯王伯書救國者五書城國者三然有救之而成功者有雖救而不成功者若莊二十八年救鄭鄭遂與檉之會僖六年救許許遂與洮之盟使皆強楚即中國此則救之成功者閔元年救邢僖元年又救邢而邢不免於夷儀之遷僖十五年救徐而徐不免於棠林之敗此則救

之而不成功者也夫以伯主之威合諸侯之師救一小國則旌麾所向宜其茂不濟矣然而救難之師或濟或否其故何耶蓋二十八年刑伐鄭經書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僖六年楚人圍楚經書諸侯遂救許是皆以中國之兵赴難宜前而無所次故能折楚人之暴收救患之功也至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人救之則未能率諸侯以徃故其功未見春秋稱人以譏之至僖元年雖舉三國之師聲言曰救然次于聶北遂廵顛望是致邢人有夷狄之遷則實非救也又僖十五年楚人伐徐齊侯雖言諸侯盟于牡丘以謀救徐方且遠次于康遣諸侯之大夫以為救援之名是致徐有棠林之敗則亦非救也嗚呼既不能力救諸侯於被難之時待其社稷喪亡國紀遷徙則雖徃城之何益哉故書僖二年城楚丘蓋譏其不救患而城之也僖元年書邢遷夷儀三師城邢蓋譏其緩於救患而城之也十四年書諸侯城緣陵蓋譏其不能攘卻東夷而城之也先儒曰與其既亡而城之不若未亡而救之小白之罪蓋見於此

三伐戎

按齊侯伐戎者三莊二十年代戎三十年代山戎皆稱人僖十年伐北戎則稱齊侯何也說者謂貶之故稱人與之故出爵夫攘夷狄正中夏此正伯者之功耳春秋何所貶哉蓋稱人者非病小白也此春秋垂世之法也夫小白有北戎之功春秋例許之則後世有襲其事勤遠國而殘中國者也故春秋兩入之以戒後世之勤兵者然而後不出爵則以小白之功終不可見故復書齊侯以與之一以戒後世一以顯齊侯此所以為春秋也

晉文公

攷之春秋重耳主伯五年侵伐各一僖二十八年侵晉伐衛是也入國一二十八年入曹是也圍國二十八年圍許三十年圍鄭是也執諸侯二二十八曹伯衛侯是也盟諸侯二踐土濯泉是也會諸侯一會溫是也按左氏晉侯特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蓋曹衛楚之與國為楚之捍蔽者也晉侯特服楚敵宋然不得曹衛

楚未可服是以先侵曹伐衛而後戰楚也是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蓋晉為宋楚為曹楚既圍宋矣故晉執曹伯以屏宋所以怒楚使戰也及四月合四國之師及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經於三國稱師獨出晉侯所以顯晉侯伯功之成也晉既敗楚於是率諸侯為踐土之盟而致天王於會故經於下文書公朝于王所蓋不使晉侯得以致天子故上文不言王又不言諸侯朝特言公朝于王所以明晉侯召君之惡也冬會諸侯于溫晉侯復致天王則其惡又甚矣故經書天王狩于河陽左氏以謂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左氏以謂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蓋諱以天王之尊而從伯主之賜致使若王巡狩而諸侯會于方嶽也及二十九年會王人六國盟于翟泉說者以謂皆諸國大夫故稱人然王人不可與盟今使大夫盟之則晉文之惡又可知也嗚呼晉文一戰敗楚於是恃其威勢驕傲不臣至以身召天子以大夫盟王人豈非萬世之罪人哉其不及小白遠矣

六國背服終始

自小白沒楚乘中國無伯欲驅率諸侯驟主盟會宋襄公雖有紹伯之志而力不敵楚反貽挫辱故孟之會執於楚子泓之戰敗於楚人僖二十六年楚伐宋圍蕭二十七年又合諸侯圍宋逮重耳之出始終仇楚者唯宋一人其他國若曹衛許則一於附楚至齊魯陳鄭之屬則又視晉之成敗而為向背者也故城濮之戰從晉侯止齊宋秦三國蓋齊以伯者之後宋以疾楚之深秦以納公之好故當時無顧望之心而皆說於從晉也至陳鄭曹衛蔡邾莒則自敗楚之後始從晉盟故踐土之盟鄭魯蔡衛及莒子始至溫之會邾子始至踐土之盟稱陳侯如會者蓋以陳侯畏楚猶緩於從晉特稱如會以見其不與盟也至衛則始終從楚唯元咺及國人力於附晉故敗楚之後衛侯懼晉而奔楚是時衛國無君元咺奉公子瑕以受盟於此見衛侯雖奔楚其國人皆欲從晉也晉以子股結盟故許衛侯復歸于衛二侯既入而殺叔武則猶有貳晉之心是以元咺奔晉以懇之及溫之會陳鄭畢至衛獨不來於是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且歸元咺于衛然則當時諸侯畏楚之威憚於從晉者唯衛為甚故經書衛事亦多也至許則踐土與溫皆不從盟會故會溫之後諸侯圍許鄭雖兩與盟會而翟泉之盟有貳晉之心乃復不至是以三十年晉秦圍鄭以討之也夫小白之伯經營中國者二十五年諸侯懷德畏威從服既久然後率眾以伐楚故當時諸侯信附不疑而盟會之間携貳者少及小白沒距晉之伯已十一年諸侯事楚其心已固重耳無盟會之素一旦大興征伐驟伯中夏宜乎諸侯信服不堅而糾合之難也

二伯總論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威公正而不譎此聖人即春秋之旨以定二伯之優劣也昔者宣王中興伐獫狁威荆蠻使之竄伏荒隲屏氣息迹不敢內顧自平王東遷周道復衰時無宣王之盟無吉甫方叔之佐是以荆蠻醜類浸爾跳梁入蔡伐鄭侵陳圍宋鸞狼戾所向被靡幸賴小白重耳相望而興或盟會以聲其威或克伐以折其氣是以層楛

不逞中原少寧則二伯之功亦云盛矣考之經筆其行事終始相背馳請備論之以伸孔子之說周惠王以惠后之愛欲發太子鄭立王子帶而小白親率諸侯會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此正天下之功也至重耳敗楚未幾已致天王于踐土則與首止之盟異矣及惠王即位襄王以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使告于齊小白於是率諸侯以謀之此定王室之功也至重耳會溫未幾又盟王人于翟泉則與泚之盟又異矣小白以禮義柔中國故盟會諸侯入然後有陞之師則先禮義而後征伐者也重耳以兵革威中國故未嘗盟會諸侯遽有城濮之戰則先征伐而後禮義也小白之服楚先侵蔡以示其威又次于陘以耀其衆及楚畏服遣師乞盟於是結盟而還未嘗接刃則志在於全師而已及重耳戰楚城濮則先侵曹伐衛及又執曹伯昇宋人以怒之然後合四國之師一戰屠楚兵革之威疾若風雷則報楚之功與小白異矣小白盟楚之後楚雖不敢憑陵大國而滅弦圍許城黃伐徐邲沒侵軼不少衰止至重耳既敗楚師不見經者七年雖徐許小國亦無楚患則服楚之功與

小白又異矣小白之伯也諸侯未服固嘗侵伐之然不過伐其國之人臣使諸侯自懼而後已故莊十七年執鄭慶鄭約遂同盟于幽信四年執陳轅濤塗陳侯遠盟于首止此皆未嘗執諸侯也至重耳則執曹伯以昇宋人執衛侯以助元咺而曹衛兩國終不與其盟會則其所以服諸侯者異矣小白之伯也伐戎者三救諸侯者四城國者三雖不能盡成其功然驅攘夷狄救卹災患其於諸侯亦不可謂無功也至重耳則戰楚之外不復其攘救之功故三十年秋侵齊而晉侯不能救三十一年衛遷帝丘而晉侯不城則其所以勤諸侯者又異矣夫二伯行事較在春秋其不相戾如此竊嘗究其心矣方小白之伐楚非不欲戰也然當春秋時諸侯恣橫干戈相尋殘民暴骨不勝其患小白主伯方崇禮義去侵伐以救當時之弊故端委正笏雍容乎壇陛之間兵革不施而諸侯已輸其志又况當時楚雖侵強其患尚小不過侵擾鄰境若蔡鄭諸國而已及齊侯一出楚既畏服則召陵之師盟而不戰小白之心也然而夷狄之性易以威制難以信結故自齊之伯而楚之驕暴甚於曩

時至伐宋大國執天子上公脇制諸侯使束身從已齊魯之君僂首帖
甲委命下吏無復慙色中國之風幾為夷虜矣故重耳之興尚懷仁厚
不奮兵威則何以折楚之暴以懲艾諸侯哉然則晉文之伯又不得不
用征伐也雖然小白之會止致世子重耳之盟乃召天王其罪之輕重
固不待較而明矣然循流究源則小白之罪又加於重耳何則春秋之
作為尊王也當周之衰諸侯跋扈傲天子君臣之禮掃地殆盡所賴
於振興者二伯而已使小白主伯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以今天下則
重耳雖不臣安敢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師致王世子是以晉文得
侈其惡無所嚴憚論春秋之義則小白之罪誠過於重耳矣嗚呼賢如
二伯且假尊周之名而忘其實况當世諸侯哉孟子謂三王之罪人諒
矣

群書考索卷之十

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十一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春秋附三傳

知我罪我者春秋

史以官春秋以匹夫史以國春秋以天下曰春秋曷為匹夫及天下曰
小人之惡幸而逃於刑不能逃於史幸而逃於國之史不能逃於天下
之春秋然則惡果不可蓋作者其之有忌乎吁聖人之術蓋至是也窮
故曰春秋天子之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陳止齋
託魯史以榮辱天下

。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也賞罰之權不以自
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

古今圖書集成



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竟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不得而以與魯也魯則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

春秋天子之不幸

春秋之作則矣為而夫子則猶曰寓褒貶於善惡之彰以加筆削於前後之繩以匹夫而操天子之權則不曰吾僭也以空言而黜陟天下則不曰吾迂也然則春秋之作果何為而夫子之心果何謂嗟夫是非不可弛於鄉毀譽不可弛於國刑罰不可弛於天下而褒貶不可弛於春秋一理也是故詩之亡蓋起於人之不知戒而春秋蓋有濟夫詩之所不及者春秋之一褒勝於詩之美之百春秋之一貶勝於詩之刺之萬亂臣賊子由是惕然始有懼心不畏當時天子之權而畏春秋萬世

之直筆嗟夫匹夫而奪天子之事誠僭也空言而代賞罰之權誠過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雖然昔者桀不道湯武而條其善惡而見之湯誥之書則湯之春秋也紂不道武王出而條其善惡而見之牧誓之書則武王之春秋也湯武春秋不見於誓命之傳乃得舉而施之賞罰之用是以天下之人不知有湯武之春秋而知有湯武之賞罰權不在夫子而道在夫子故夫子得以伸其道而借其權吁夫子之得湯武者幸也彼春秋之作茲豈聖人之幸哉

春秋猶法律斷例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春秋聖人之用

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樂之春秋如治法

春秋為王道而作

嘗惟平王之詩不列於天子之大雅而同於諸侯之國風久而得之乃

知平王之時無復有王道矣夫平王之時何以獨無王道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王道也隱公即位不稟於天子與邾儀父盟于蔑而授之私盟而天子不問是無君臣之道也鄭伯克段天子又不問是無兄弟之道也平王已前未有此極夫子傷之此春秋所以始於魯隱公也或削去即位或書其私盟或削去公子名或書鄭伯或書天王而名宰咺是皆以王道正之也嗚呼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王道也久矣天下一日而無王道是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吾夫子憫人欲之日起悼天理之將滅所以因魯史而作春秋蓋將以續三王之道而扶天理之將亡也夫子以王道注之筆削其筆也見聖人之所在其削也見聖人之所歸且以隱公元年論之書元年書正月公即位此魯史也筆王字於春下而削去公即位此天子之春秋也夫筆王於春下乃知王之所為天之所為也削去公即位三字乃知隱公之即位不稟於天子也自此類而推之則知不書賈葬成風王不書大吳楚之人卒不書葬者皆聖人削之以存王道也邠之敗魯之舊史書先穀也春秋乃書荀林父衛侯出奔

魯舊史書孫林父甯殖也而春秋乃獨書衛侯出奔齊耳皆聖人筆之以見王道也因筆削以存聖心王道豈不昭昭乎倘於此而求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森然在目皆聖心之發見也聖心之所與王道之所與也聖心之所奪王道之所去也學者知聖人之心則可以知聖人之筆削則雖生乎千百載之下一讀春秋如歷邠魯之國登洙泗之堂親見吾夫子之威儀聞吾夫子之警歎傳吾夫子之心法既傳其心則飲食衣服進退無非吾夫子之運用窮而獨善也隱微之間有廟堂之顯幽暗之際有日月之明達而兼善也乾旋坤轉雷厲風飛百物阜康萬民綏緝旂裳萬彛不足以形容鐘鼓管絃不足以傾馮而高車駟馬元冕主璋有不足以榮耀也張震與論

春秋道之極聖人之終事
春秋之所為作者所以治乎仁義禮樂是非賞罰之所不能治者也雖然慕無窮之善而為善畏無窮之名而不為惡此猶天下之中人也其所以卒為而莫或制者豈其真無所畏而然耶至於定則未有不反其

本矣故崔杼能為弑君而不能殺其書已之史官齊豹諫也奪於乎雖
以求除其丹書之惡凡天下之惡未有至於杼天下之賤未有至於豹
仁義禮樂之所不能誘是非賞罪之所不能革堯舜三代雖不復行而
是書乃有所以也故曰春秋者道之極聖人之終事也心水

春秋褒貶

見辱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子萬世而不泯君子所以筆誅口
伐於華門圭竇之間而老奸巨猾心喪膽落者實此權也遇伯樂者為
駘之不幸遇匠石者擗擗之不幸遇左氏者禮至之不幸禮至之辱雖
他人為之汗顏此頓然至局嘗自以為辱哉東萊文集

史筆不可奪

曹劌誅莊公觀社之辭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齊威將列鄭
太子華於會管仲曰作而不記非威德也記奸之會若盟替矣其後哥
獻齊捷於周二振擣其使而戒以勿籍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
雖發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杼之弑齊君史官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

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鉞有弊筆鋒益強雖威加一國而莫能
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開明於下是誰之功我為
乎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倫於
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何其阿諛畏怯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
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攷信乎無車則造父不能
御無弓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東萊文集
威王不張王王綱左氏所未言

鄭伯朝王威王不禮之衆人之說不過以王不理之為非此左氏之所
已言也君子論之則以為王綱既墜傲固招禍卑亦納誨如夷王下堂
見諸侯禮雖卑而周益衰王從晉文之召禮雖卑而晉益盛是知威王
之失不專在於不禮鄭伯在於不能振王綱此事外之理左氏之所未
言也前同

三傳異同

單伯為魯請子叔姬於齊左氏無異辭公羊穀梁二家以為單伯淳於

叔姬是以見執吾請以經為律以傳為案以同時之人為證驗單伯實周臣而公穀乃為魯之大夫畿內諸侯見於經者多矣祭伯之來九伯之伐毛伯之錫命召伯之會葬攷其書法與單伯無異公穀何所據而以彼為周而以此為魯乎自周之外經未有書諸侯之臣為伯者單伯柔弱豹姁意如之類不氏而名者也叔孫得臣仲孫何忌兼氏而名者也公孫慶父公第叔叔之類配親而名者也仲叔叔老叔弓叔誼類配仲叔而名者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不書名者獨季子來歸一語而已曷嘗聞內大夫不名而書伯者乎公穀之誣瞭然矣左公穀者曰單伯之列於經自請叔姬以前如逆王姬如伐宋如會鄆不絕於簡至請叔姬之後則載於策者有單子而無單伯庸詎知書伯者非魯書子者非周乎曰爵列升降各隨其時如滕前侯而後子不聞其兩滕也杞前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杞也浩浩慶編子賦盡發而細下之乎曰人無故負冤更百世而莫能雪又以為瑣瑣而不足問是終天地而無伸眉之日矣前全

春秋之君不知懼

春秋之世王澤既竭反道敗德亂倫悖理不可殫舉尊莫尊於王而有如子頹之出王有如子帶之出王此天下之大變也自是而降則如滅國之禍尤所謂慘烈而可懼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封植於唐虞長育於夏商灌漑潤澤於文武於成康之際廟陳四代之典彛府藏百世之典籍不知幾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也一日忽暴之所凌滅聖賢千餘年之所培養者芟滅無餘凶威震熒可駭可愕可憫可傷而當時之君視之恬不以為懼赴告之車未反而金石之樂已淫簡冊之墨未乾而淫虐之令已下此無他惟處於危亂之中而不知懼之可懼也

春秋制事之權衡揆道之軌範

春秋大義數下其人雖大炳如白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特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宜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軌範也

春秋災異皆天人響應

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墮於宋而言墮石如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程氏

春秋譏失禮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春秋之法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是夷狄矣程氏

春秋孔子刑書

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非人之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蘇氏

春秋褒貶

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僭

八佾也康節觀物論

書鞏帥師

春秋一經非寔錄也其間抑揚予奪無非王道所寓如書鞏帥師自有鞏魯國之公子也而夫鞏子止書曰鞏豈無意哉

深意且鞏魯國之公子孔子止書曰鞏者以其不待君父之命自會齊

鄭以伐宋此逆亂之賊非公子所當為故削去公子二字止書曰鞏以

見其弑君之心自此而萌則鞏之無君久矣

魯鄭易田

春秋隱公八年書白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防夷實我入初左氏傳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使宛未歸防不祀泰山也杜預釋之曰許田近許之田成王賜周公許田以為魯胡宿之邑宣王賜昭弟鄭威公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今魯鄭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故以祊易許田然則二國以私易田不復顧天子必將諸侯朝覲之禮其可乎

左氏見隱公八年鄭以祊與魯威先年魯以許田與鄭入見魯頌云居

嘗與許復周公之宇則遂以為許魯地也曾不知許有二詩所謂許者

周公舊封也春秋所謂許田者許國之地也如經書築臺於秦仲遂至

黃乃復秦與黃俱魯地而諸侯之國亦有秦有黃也不可以許田即為

魯舊地而生易田之說且文武之子孫孰非有功而親者使皆有朝宿

湯沐之邑中國何地以處之此不然也攷之地志今許州許昌郡古許

國也見有許田縣則許田是許之田如邾田之類何得以為魯地近許

之田平是又不然也况防今在沂州琅琊縣有祊地去泰山為遠安得

為鄭人助祭湯沐之邑借如彼說時鄭莊公方強此年既以枋歸魯必欲急得許田隱公何得終其身不歸之及威之立始以璧假之何哉况神不散非祀民不祀非族鄭伯雖伯愚釋泰山之祀而為魯祀周公非人情之甚也聖人脩經欲令後世明知不待三傳而後著使誠有易田之事但曰歸枋入枋無乃太隱而不可知乎不知枋者乃鄭嘗所侵有之地而特近於魯今歸于我者鄭人思以結魯之援六年既來輸平恐魯之好未固謂隱之可以利啗之故以枋地與之鄭歸而魯入之然後二國之黨固矣予嘗疑枋在沂州為魯地經不書魯失枋之由或在春秋之前也攷之枋即近魯非本魯地也若本魯地經但當書鄭伯使宛來歸枋足矣不當繼書曰庚寅我入枋據齊人歸我濟西田經不書我入濟西齊人歸讓及闡經不書我入讓闡蓋魯之故地既失復得何用書入乎今枋特書曰我入枋則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而入故也若乃許田既非魯之舊封何得有是乎曰此春秋之微義隱公既交齊鄭十年乃相與伐宋而取郕防十一年乃合齊鄭之師伐許而有其地蓋

魯之有許田自入許之年始伐宋之謀本於齊鄭故經書暉帥事會齊人伐宋會者謀出於彼也入許之師出於隱公故經書公及齊人鄭人入許及者謀主於我也然許田近鄭而遠於魯魯人雖有之鄭人之所欲也時隱公尚強鄭人雖欲得之而未能與魯爭速一旦威公篡隱鄭莊乘間直至于魯之垂以求許田名為璧假實脇取之也威公不義方懼諸侯之討宜不敢不與也自是許田之地為鄭所有許田此不見經至鄭莊死忽突爭國鄭國大亂許叔知得乘間而入許復有其國經於威十五年先書鄭奔蔡鄭忽歸于鄭即繼書許叔入于許其旨隱而甚明由是鄭人無時不伐許必欲得其故也許人凡四遷以避之而卒不免逮春秋之末經書鄭遊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後已許鄭之乎許由鄭莊假許田於魯故也攷之春秋許之源流興亡若是何得如左氏附會之說妄假易田之事乎左氏為許由之說既沒後又覺有許叔入許之事乃於隱十一年公及齊鄭入許設辭謂齊侯以許讓公公又以與鄭人鄭伯使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蓋為後張本也不知鄭之

得許乃在於登假之年何得於隱公之時已方之學者之於春秋不究源流始末期於自得而惟隨三傳東西若是錯誤者豈少耶

滕侯滕子 滕侯滕子一人而已而夫 子既書滕侯復書滕子何也

桓公二年書滕子來朝說者謂隱十一年齊侯今稱子者為時王所黜此大不然使時王能黜侯為子是王法行矣春秋不作可也蓋篡弑之則乃天下之大惡今桓公以弟弑兄以臣弑君罪固不容於誅矣滕既不能討反先隣國而朝之是同惡相濟也故聖人於此削侯稱子以正其惡無始

書鄭棄師 高克討齊而書鄭何也 人不書高克而書鄭何也

閔二年書鄭棄其師濟人之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衆散而歸豈非棄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焉故止罪鄭

齊人歸田 定公十年春秋書曰公會齊侯于夾谷繼以齊人來歸鄭辭 陰田左氏謂齊師彌使齊人以兵劫魯矣孔子相鄭公使士兵

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田穀梁又曰兩君相揖齊人鼓噪欲執 魯君孔子止之故齊歸田也至司馬遷作史記乃曰齊請麥四方之樂 於施羽鈔矛戟劍撥鼓樂而至孔子以為表仗之樂何為至此景公麾 去之齊有司又請奏宮中之樂後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使有司誅之 景公歸而怒乃歸魯之所侵鄭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其後揚雄用其 說曰齊人章章歸其侵疆自是幾 十年無不信之其然豈其然乎

以經考之及諸子之異說觀之左氏曰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按春秋中國之會不知其幾未嘗有以兵劫人之事齊景公圍姜伯魯方請成以兵劫之何以視諸侯乎惜或有之左氏以為萊人殺梁又不言萊人但曰齊人公羊又都無此說但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又不言劫公之事但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為戲數者之說更相背戾如此何者可信乎可知其非也且左氏曰齊人加於卦師曰齊兵出竟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故司馬遷亦謂歸我汶陽龜陰之田據汶陽田與此所歸之田自別稽之地志鄆田屬廩丘縣經書公居于鄆是也謹在濟北蛇丘縣經書公會齊侯于濟是也龜陰古梁父縣詩所謂奄有龜蒙是也此皆魯地若乃汶陽則

齊田也成公藉晉之力取齊汶陽田未幾齊睦於晉晉侯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自此田歸齊之後魯不可得也而鄆田之失自昭公失國齊取此以居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取鄆是矣定六年又書季孫斯帥師圍鄆即此年齊伐我西鄙之時夫之不得以此田為汶陽田明矣左氏傳何得以此夫子請歸者汶陽司馬遷亦謂汶陽歸我何耶杜預名知地理然有時而妄也徒見左氏以鄆謹龜陰為汶陽即注云三邑皆汶陽田也汶雖齊魯之道魯之西北境拒齊汶上之陽盡屬齊也閔子騫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言欲北踰齊也齊人刺襄公曰汶水湯湯以此見適齊何疑何得附合左氏即謂三邑乎若然經何不直言曰齊人來歸汶陽田此又知其非也借如彼說聖人脩春秋自書其功已非人情矣春秋之作正以賞罰僭亂不正矣方三家僭亂之極陪臣執國命近有寶玉大弓之功後有叔仲圉郈之變聖人若用於時魯不能一振魯之頹頹乃區區自書其功以示後世乎既不能正三家之專陪臣之禮文書其事於經將誰之過歟盡說者必欲謂夫子嘗為大夫於魯必有其功夫子雖暫為大夫遭定公之辱懦三家之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即致政而去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不知此自當時諸侯喜怒無常與之隙則橫見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歸此年魯與齊有隙齊國夏伐我者再公亦兩加兵于齊建是年及齊平為夾谷之好會齊人以魯服已故鄆謹龜陰之侵地復歸于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嘗取我濟西田及宣公事齊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之時齊嘗取我謹及鄆及魯睦於齊經則書齊人歸謹及鄆若以此歸田之功自夫子則濟西之歸謹鄆之歸誰之力乎嗚呼自聖人沒三傳妄設事實亂經十八九予非好為臆說以毀聖人之功蓋惡其害經失實爾使聖人復生必以予說為然拘儒俗士孰可與語此哉

孔子隳三都定公十二年春秋書曰夏叔孫仇帥師人邱季孫斯仲孫也臣無蒧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蒧三都於定公先為此說而公羊附益之司馬遷又取而記之予以為不然按語曰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弗擾即不袒誠如諸儒之說隳三都之謀出於孔子上發社聖人進退果如此乎

孔子隳三都定公十二年春秋書曰夏叔孫仇帥師人邱季孫斯仲孫也臣無蒧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蒧三都於定公先為此說而公羊附益之司馬遷又取而記之予以為不然按語曰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弗擾即不袒誠如諸儒之說隳三都之謀出於孔子上發社聖人進退果如此乎

公山氏之叛正定公十二年之事司馬遷謂在八年若此年又叛則何不著於經乎然則史記之妄明矣借使孔子用事三家信之如公羊之說則隳三都者自三家之意何用叔孫帥師而後隳費公又自圍成乎三家必自帥師以隳私邑則非三家樂為之可知既非三家樂為之則非夫子之謀行乎三家可知豈有聖人見任於定公見信於三家尚能使之隳私邑而不能振國之紀綱是年築蛇淵圍非所宜築也大蒐于比蒲非所宜蒐也何以不諫止之而徒書以譏之乎又何惡三家之舞八佾歌雍徹而不能救正之徒憤有於空言乎况十年經已再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矣比年之隳郕隳費圍成謀出夫子則前年之再圍郕又誰之謀耶夫以三家之僭亂日久天子之禮樂征伐尚皆專為之彼其治兵積甲高城峻吏以張大其私邑夫子雖聖安能一旦使之隳名城出藏甲也哉不思之甚也無他諸儒以前年齊歸田之功自孔子遂以隳三都似乎美事故以為孔子謀之且左氏曰費人襲魯公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之攻之弗克入及側仲尼命甲句洩

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又公欽慶父同隳成則曰我將不隳公圍成弗克孔子曰好謀而成今使費人得以自魯入及公側二子始使人下伐之使伐而弗克特若之何及圍成而中不能下庸人之謀亦不如此為是說者欲以加孔子之功反以汗辱聖人也使後世疑聖人謀而無成為元權變者左氏與數子之罪也然則當時之事若何曰此自陪臣據私邑之始三家欲隳之爾夫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自大夫出蓋五世希不失也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子孫微矣此正夫子作春秋本旨也惟諸侯能僭天子則大夫必能僭諸侯惟大夫能僭諸侯則陪臣必能僭大夫惟夫祿去公室政逮大夫之日久則命臣出而乘之三桓子孫不得不微也當是之時正陪臣執國命三桓子孫微之時也是以內則有陽虎藏寶玉大弓外則有陪隸據私邑以叛侯犯臣叔孫者也而以郕叛叔孫公山弗擾臣季氏者也而以費叛季氏公欽慶陪臣孟氏者也而以成叛孟氏皆三家之僭叛已極當希不失之時見侮於家陪耳故前年已再圍郕弗

克今乃帥師隳郟以之者病其強而毀之也叔孫既隳郟公山弗援不及已而又叛故三子扶公以圍之聖人之意以三家始得志也則各繕兵積粟求以富私邑弱公家無所不圍及私邑既強公家既弱而陪臣乃為之患亦如三家之禍魯也故書之以為僭竊亂臣之戒何與吾聖人之謀乎聖人謀事豈如是乎自聖人後無有一人辨其謬者傷哉春秋之不振也

不書趙穿

趙穿弑君之罪聖人不書趙穿而書趙盾何所見乎

此春秋大義也趙穿弑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趙境乃免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則不免除出境不反乃免川

踰年即位

春秋之不以踰年即位為正其是非何如也

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踰年即位為正非也不知聖人所書正以譏非禮且啓禍亂之門也在禮天子崩七日而康嗣子即位稱王以示天下之有王也諸侯薨三日而命嗣子即位稱公以示一國之有君也觀

書顧命及康王之誥曰乙丑王崩齊侯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

南門之外延入翼至恤宅宗癸酉王麻冕盡裳既尸天子大保畢公率

東西方諸侯執壤奠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此嗣君

即位之常禮也夫成王方崩齊侯必逆元子釗入翼室居憂以為天下

之宗主乃既尸遂麻冕甫裳稱王受爵命同瑁而即位矣及既尸天子

受諸侯之奠贄作禮報之君臣之分已定乃釋吉服行喪禮自己丑至

癸酉九日之間已行即位之禮此周公之舊典夫子定書取之以存周

制周公孔子豈不知若父方崩嗣子遽吉服即位改元為未可哉蓋以

大位得之重名號不早正在窺伺奪嫡之亂作矣豈惟天子則然方周

公薨未踰年伯禽與徐戎之伐稱公以示征蓋諸侯亦然也逮至周衰

此禮喪亂始有踰年即位之制其未踰年也天子不稱王諸侯不稱公

名之為子故平王以隱三年春三月崩至秋武氏來求賻雖踰時不稱

天王使之以威王未即位也襄王以文八年秋八月崩至明年春毛伯

來求金雖踰年猶不稱天王之命以襄未葬司君未成君也昭二十二

年景王崩於夏四月至冬十月王猛猶稱子則異乎康王嗣天子之禮也魯莊公薨於秋八月子般至冬十月而稱子又公薨於春二月子赤至冬十月而稱子襄公薨於夏四月子野至秋九月而稱子其他烈國皆然僖九年春宋公御說卒其夏襄公稱子會于葵丘僖公二十五年春行侯燬卒其冬成公稱子盟于洮如此之類異乎伯禽則諸侯之禮矣嗚呼一人之家不幸而喪其主父不有家督以為之主則豪奴悍婢與其他人竊其私藏謀及田宅必矣况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其可一日而無君乎方先君不幸踰年而後正嗣君之位號何以絕覬覦之望塞禍亂之門乎所以尹氏得以立子朝而抗猛王室以危而不爰得以立閔而弑般仲遂得以立宣而弑赤魯以大亂春秋之多變故蓋始於此也使從周公之典禮名位早定豈至是乎聖人於春秋所以書其踰年即位及嗣君稱子者皆著其變周禮而啓亂源也近世周氏讀書顧命康王之誥及漢儒記禮之說與春秋列國之制謂康王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黃玉帛之幣為非禮且曰使周公在必不為此夫周公制

禮成康之君召畢之臣相與守之以為常制豈有非周公之典成康召畢乃行之乎行之非禮夫子定書乃取之乎不知書之所以存顧命者正以見春秋之非矣蓋蘇氏不究春秋之旨誤為之說也

郊望當否

春秋郊望曰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當用下辛不更卜矣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而至於不郊於禮何如也

春秋書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經書郊者凡皆為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生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廢郊則若僖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是也因牛死傷而廢郊則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又一死乃不郊猶三望成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是也有不特卜之吉而特郊者則若成十九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雖死傷而必郊者則若定十五年正月鼯鼠食郊牛牛又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

春正月飜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是也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食牲不謹耳或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或曰三卜禮也四卜五卜非禮也今因卜不吉而廢郊是廢禮也又據禮養牲必在滌三月養牲必二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今以牛死傷而廢郊是又失禮也所以春秋書以示譏此皆非聖師之意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貴也學者欲究聖人之旨先嘗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也夫子傷周之末亂禮樂自諸侯出其言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嘆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為傷也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陽尊禮樂之說所以諸侯不以魯郊為非赦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卜者魯人既僭竊禮樂罪莫重焉就使無四卜五卜神之道則可以郊乎否乎又使養牲必護不至死傷則亦可郊乎否乎魯人郊望無

時可也何區區者之足論然周郊以冬至而常用之於啓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為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度人所御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為幸無故而郊者為大罪也僖之四卜成之五卜襄之三卜皆不從幸其因卜不從而廢也宣之郊牛口傷成之麇食郊牛角皆因是而不郊幸其因牛死傷而廢郊也若是者僅以有故而廢僭耳定雖牛死五月而郊哀雖牛傷四月而郊勉强行僭豈為當哉使僖襄不因屢卜不吉宣成不因牛之傷肯不郊而已乎然與其因變故而止猶愈於定哀不知已也若乃成公經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古者大祀必順時卜日周官太宰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是也成公七年以牛傷而不郊十年以下不從而不郊故至此不復順時卜日恐天意不已從也惟肆意所欲為經特謂之用郊用者非禮故為之意也大抵魯人乘周室之衰賞罰不行乘大路載孤韞設兩觀舞八佾其僭擬無所不至是以天子之祭郊望與禘皆僭行之然天不

可諳神明有知其肯厚非禮之祭也哉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魯泰山
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况上天而可諳乎宜乎至於
三卜四卜五卜不從臆鼠屢食其角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
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其甚者至於用郊僭
擬之心不能自己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為大也聖人發憤作春秋
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僅如此其餘非卜不從牛無死傷而肆意於僭
者又不知其幾也深味聖師之旨曰猶三望曰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
乎學者思之

貶黜吳楚

吳之與楚周季之強者也聖人黜之何哉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強矣仲尼脩春秋書荆以秋之雖其屢進不過子
爵所以抑黜侵亂而使後世知懼也耳

春秋總論

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此伊川學春秋法也經不通求之
傳傳不通求之經此明道學春秋法也夫春秋之作與五經異五經言
其理春秋言其用譬之於法其猶律令之有斷例十譬之於醫其猶方
書之用藥劑乎讀春秋而不知聖人之用不足與語春秋矣且春秋何
以始吾知王者之迹熄則知春秋之始春秋何以終吾知聖人有所因
而作則知春秋之終五伯功之首罪之魁定五百之功罪則可以治春
秋於書劉卷之卒也吾見聖人之憂聖人何憂憂斯道之失其據也於
書孔子之生也吾見傳者之喜傳者何喜喜斯道之得其傳也文姜之
去其氏誅文姜也吾祖宗之立法亦然矣共妃之詳其錄賢共妃也吾
先王嘗有不下堂之譽也書始作兩觀始者以辭也以其舊之無也書
初獻六羽初者褒辭也以其舊之僭也一字之間榮辱判焉凜乎其可
畏哉康節先生有言春秋因事而褒貶非孔子有意於其間故春秋盡
性之書也噫人以春秋為名分之書君子以春秋為性命之書彼為臨
川之學者其何知

春秋名目

夫子未脩春秋天下已有春秋之目夫子既脩春秋天下愈多春秋之

名蓋古史以春秋命名者實顯其年以明記事之初始也一字之褒則
愛然似春一字之貶則凄然似秋命名取義所以示勸懲於萬世而為
不易之法也故天子未脩晉史之前如古語記大丁時事則曰夏商春
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則曰晉春秋韓起見魯春秋外傳則見於周公之
二年司馬僕言羊古躬習春秋則見於晉語之著述申叔時言教太子
以春秋則見於楚語之記錄至於魯春秋記與鬻辭比事之教則又見
於禮經之坊記經解此豈非君子未脩春秋而天下已有春秋之目乎
夫子既脩魯史之後如表暉之獻帝春秋習鑿齒之漢晉春秋虞卿著
書八篇則名曰虞氏春秋不韋著二十餘萬言則名曰呂氏春秋鮑行
卿者書二十卷則名曰宋春秋至於包潛所作則又名曰河洛春秋此
豈非夫子既脩春秋而後世愈多春秋之名乎雖然春秋之目多矣愚
不知通行於今者幾何哉諸家春秋皆以作史為的而吾夫子春秋獨
以聖經著名則聖人褒善貶惡真足以起千萬世之敬畏而無愧於春
秋之名矣

吳楚盟會不書王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與諸侯盟會則
未必稱也文公語錄

程沙隨辨春秋之疑

向見沙隨春秋解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如隱十一年方書滕侯
薛侯來朝到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為說甚多或以為時王所黜
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依然諸侯當
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相待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
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相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未君
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待小國事大國
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曾以侯禮見則所見者
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易供此說恐是如此緣後面鄭朝
晉云鄭國勇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
以交於大國初焉不以其貢賦之難辨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

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是如此

胡春秋有牽強處

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上

看左傳方見筆削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畧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

左傳是秦時文字

三傳推左氏近之或云左氏是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較詳國語與左傳似出一手然國語使人厭看如齊楚吳越諸處久精采如紀周魯自是無可說將虛文敷衍如說籍田等處令人厭看左氏必不詳是丘明如聖人所稱然正直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記却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三傳精疎不同

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羊穀梁考事甚疎然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住傳得許多說話往上都未曾見國史

三傳互有得失

左氏曾是箇傳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他事皆公利之說公穀雖陋亦有是處但皆得於傳聞多訛謬

三傳各有優劣

左氏不是儒者只是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公穀二子却是不曉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差不得語鄭重

擬春秋

自論語記於聖門之高第而後國語新語皆以語命名自文選集於肅梁之東宮而後文粹文海皆以文命名然則後代史家典冊多以春秋命名者豈非因孔子春秋而作歟春秋果何為而作為褒貶而作也一字之褒煖然如春一字之貶凄然似秋因其名以究其義蓋欲公褒貶

於萬世而示後以不容犯之直筆奈何後世春秋之目何其紛上耶寔
卿乃戰國說士著書八篇名曰虞氏春秋可矣愚不知譏刺得失果足
以勸善懲惡否呂不韋乃陽翟賈人著書二十餘萬言名曰呂氏春秋
可矣愚不知八覽六論果足以當一王法否乎孔衍能著漢魏春秋而
不能弭鄰郡之賊其視亂臣賊子懼為忸怩吳兢能作唐春秋而不能
逭太簡之譏其視顯微闡幽為有愧孫盛能撰魏武春秋而不能無放
蕩之失其視片字為少惡至於吳均之有齊春秋鮑氏之有宋春秋蕭
氏之二十國春秋武敏之三十國春秋其所以擬春秋者何義陸賈之
楚漢春秋趙氏之吳越春秋習鑿齒之漢晉春秋其所以合春秋者何
事吁故必有夫子而後可以任褒貶之責彼庸庸碌碌手段而敢於作
春秋哉嗚呼是皆未知吾夫子不獲已之意也

群書考索卷十一

別集

群書考索卷十一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諸史門

諸史

掌文籍之官

史掌文籍之官如三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如內

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文公語錄

文有餘而誠不足

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語注

列國皆有史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之名也孟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餘力則看全史

先看語孟中庸史者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
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文公

義理明方可看史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若便去看史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
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
若陂塘方有一勺之水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
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亦融會胸中尺度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
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讀書未
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
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矣同

作史意思易見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而成敗處他都能得意思在前了如陳蕃
殺宦者似讀前許多陳脫都可見了耳露事亦然同

讀史當看大處

讀史當看大倫理大元會大治亂得失上

史為懲勸小人而作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乎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而知之
楚之史而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
史之勸懲獨小人耳仲尼之忘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
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
人而作其義一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
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泉

後世史筆不公

董狐不生舉世無直筆仲尼已後天下無公言類

遷史

司馬遷取予矣於聖人

司馬遷以一時之傑斷獨述陶唐以來至于麟趾紀有十二表有十書

有八世家有三十列傳有七十總篇一百三十九五十二萬六千有五
百字動成一家之書意蓋踵春秋而作也以紀攷之以五帝則不紀火
吳於西漢則不紀惠帝項羽何人也奸雄之中所謂錚錚佼佼者也遷
反紀之得與堯舜禹湯之列羽死而有知寧一日以安乎以傳攷之若
刺客則有傳若游俠則有傳若佞倖滑稽則有傳紀信義士也英烈之
言可畏而反無一辭以褒之俾為庸夫並朽而腐可勝嘆哉嗚呼遷明
春秋也明春秋而叛於春秋可乎春秋善善惡惡又果如是乎孟堅謂
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詎不信夫

李彦士

司馬才高而率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夤率

諛公錄

史遷蘇黃門優劣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擬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
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遷史
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為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

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
見其表悅其外之又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
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
能識而墮於尋常之見以為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等而已唯
蘇黃門作古史序首言古之聖人其於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
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谷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
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

合呂子約

史記數條之疑

史記疑數條向曾考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
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又號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
真也如淮陰為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
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為
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是為三代

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嬪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已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之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九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總再世耳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矣耶文公答丁子文

史遷書有純駁

以史遷能賤卜式與桑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為深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文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耶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為已私之不足為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解免

也文公答丁子文

有愧於春秋

作史無定法不之春秋則有定法考史無定論本之春秋則有定論然則論遷之史記獨不可質之春秋乎且遷史胡為而作為紂春秋而作也何以知其續春秋嘗讀小司馬索隱有曰遷承五伯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則史記為續春秋而作明矣吁遷史既續春秋則當以春秋論之可也蓋自麟經絕筆之後而得褒貶之遺意者吾於遷史有取焉陳平而曰陳丞相衛青而曰衛將軍豈非有得正紀官之意乎周勃而曰絳侯韓信而曰淮陰侯豈非有得於紀官之意乎大梁王而曰彭越九江王而曰京布豈非有得於稱名之意乎至於長叔田叔之稱叔其與書字也同一轍賈生鄭生之稱生其與書字也均一義嗚呼襲春秋而後而存春秋之例者捨遷史吾誰為歸雖然雜呂后於本紀之中進陳涉於世家之列置相如於西夷傳之下是又有魏於春秋之褒貶不然議者何以曰是非頗謬於聖人

黃門古史

有功於遷史

愛周官者駁周官之異愛爾雅者劖爾雅之瑕愛文選者辨文選之感吁又孰知蘇頴川古史之作正所以愛遷史歟後世之愛遷史者固為不少然裴駙集解第釋其疑少孫續書畧補其闕劉伯莊之地名張守節之正義裴安時之纂訓又特將順其意而乏高天下之見不有古史正救舛訛則遷史之感滋甚且生而神靈此蓋虛誕之語遷紀高辛而蘇公削之則古史非有功於遷乎瑟牢陳亢孔門之高弟遷史不載而蘇公詳之則古史非有功於遷乎刺客荆軻固非有不欺之志遷史美之而蘇公辨之則古史又非有功於遷乎莊周實左祖於孔子遷以為周詆孔子之徒故明其述吁豈有攻人之短而復擬人之所長乎此古史所以不容直喙也宰我出於聖人之親矣遷以為宰我常從田常而為僭道之舉吁豈有沐夫子之教誨而忍為是乎此古史所以不容絕筆也至於傳攘苴而不知考據之乖記虞卿而不知履歷之先後蘇公古史歷歷言之固非洗垢索瘢而吹毛求疵者言遷之心動于中反愛而知其惡也不然秦漢以下笑獨一史班范諸公又匪一人蘇公謂為特拳拳於太史公乎愚於此又知古史之作正所以愛遷非所以詆遷也

小司馬索隱

辨史記之感

裴駙集解所以釋史記之疑安時人訓所以明史記之音吁又孰知小司馬索隱乃所以辨史記之感也歟且史記作於誰乎漢太史司馬氏父子所述也彼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於是上始皇帝下迄大漢為一百三十篇以變左氏體本紀十二則記帝王之實而法歲星之一周表十則錄隱微之事而象剛柔之十日書八則述國家之大體而擬八節之成歲世家三十則記諸侯代系而取一月之成數列傳七十則列人臣事跡而明致仕之大義紀錄不為不工用工不為不久其間舛訛錯繆前後倒置不有小司馬以索其隱則後世之感滋甚何

者乎章百姓堯舜之文也而五帝作便章是猶曰古乎字亦有便音也
彭蠡既濬禹貢之文也而夏本紀作既都是猶曰南方謂都為濬也然
秦會稽刻石文曰詐謀而秦紀曰作謀豈非書字之誤乎古文尚書曰
在治忽而夏紀則曰來始滑又豈非襲舛之訛乎項羽假號西楚果足
以齊本紀之驅耶陳勝豈自匹夫果足以廁世家之列耶相如汲鄭擬
擬漢臣之右置之西夷傳之下是耶非耶大宛列傳宜在朝鮮之後列
於酷吏游俠之間當耶否耶蓋公非薄遷史也愛而知其惡實為之鑽
皮出羽而非洗垢索瘢也不然索隱可以無作而補缺誣謬又何以拳
拳致譏於元成間褚少孫耶

班史

古今人表

辨後志之惑者可以謂劉昭不可以謂范曄索史記之隱者可以議褚
公不可以議司馬糾唐史之繆者可以論宋祁不可以論歐陽公何者
補注五十八卷出於昭而非曄也龜等等傳續於褚先之而非遷也唐

史列傳編於宋祁而非歐陽公也吁又孰知班孟堅作漢史而古今人
表大卒成於曹昭之手乎是表之作繆妄最多考之所述伏漢軋秦而
羅千載之人物夫以千載之人物而編入漢書真所謂鳩居鵲巢者然
一表之中九品森列皂白續紛玉碎混揉雖黃出其唇吻未紫由其月
且愚未敢以為通論瓢飲春融心齋光霽顏子德行聖人流品管仲尋
輩而齊並驅駕是蹇驢得以有騏乘也伊訓盤銘說命龜鑑伊傅事業
千古掀揭叔向何人而混處室廬是豹密麀場而豹乳春園也詠歸明
月零舞春風曾子學問聖門翹楚宰予下第而同居二等是錙銖不辨
而權秤未定也至於優司馬而劣老聃進太弓而退宰有尤足以見甲
乙之差范武子即士合也既述武子又述士會申包胥非伍子胥儔匹
也先取包胥後取子胥又足以見品藻之誤向使孟堅之秉筆就緒六
家之狗尾不續則班固為漢一代良史劉氏何以刊設游何以決疑
李善何以辨惑文中何以曰史夫自固始

漢書有可疑處

顏師古注前漢書如此詳猶有不可曉者况其他史無注者漢宣渭上令單于毋謁范升劾周黨服而不謁又不知是何禮元注疑是君臣之禮見而自通其名然不可考矣文公

唐史

唐史筆不公

云何歐陽子秉筆遂至公唐經亂周紀九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感興

通鑑

看正史却看通鑑

史亦不可不看者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即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文公

通鑑與正史不同

問讀通鑑與正史如何曰好且看正史蓋正史巧一事關涉處多如高祖鴻門一事本紀與張良灌嬰諸傳互載又却意思詳盡讀之使人心地爽快便記得起通鑑則一處說便休直是有氣性人方看得上

通鑑綱目

提綱以正統為主

問通鑑提綱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寇屢倒置何以示訓上

綱目無正統例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正統處須推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前後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上此擘却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上

提綱書逆臣例

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柰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上

與史記所載異同

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學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主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紀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紀以為潛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考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但二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文公答呂子約書

與左傳相授受

自漢以來為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温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於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繫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跋通鑑紀事本末

纂緝綱目之意

先正温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

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脩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精矣然狂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切自病記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隱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折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朱子綱目序

綱目義例精密

綱目亦脩得二十許卷義例益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文公與劉子澄書

改正温公所紀之年

温公舊例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亦為法文公答呂伯恭書

直書楊雄荀彧之死

楊雄荀彧二事按温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
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書按本例書之言莽
大夫楊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筆之
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
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繫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
以或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
與其為漢臣也文公卷
尤延之

乞備通鑑綱目

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
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畧一
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初妄意就其事實別為一書表歲
少首年而因元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注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
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畧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

開秩即當繕寫首編草本先次進呈恭俟臨決文公
奏狀

史通

才長識短

挾已見以攻訶古人易立史法以取信後世難夫知幾貫穿史籍而著
內外四十九篇上窮王道下挾人倫議論攻訶絲粟不貸徐堅讀之且
有史官宜置座右之歎如之何而不足取於後蓋史通之作矯亢多而
夸詡勝疑古則十有一條或經則二十一事陳勝世家指司馬之疵類
虛美隄囂中范曄之膏肓孔明之才不當貶所以起陳壽之廢疾也爾
朱之事不當褒所以攻魏收之墨守也片言隻字嚴甚秋霜使砢砢不
得以揜瑕薰蕕不得以混臭故曰挾已見以攻訶古人易然首白可期
汗青無日姪含載事閤筆之羞三為史臣再入東觀重起竟無成功之
喙此猶曰任不專職不久知幾之處時如此堯舜五帝之盛伯禹三王
之祖疑古一篇不免見疑堯舜伯禹果可疑乎夫子萬代之宗師春秋
百王之統範感經一篇不免見貶夫子春秋果可貶乎既以班固為該

密矣至論五行志又曰班固錯繆不精吁錯繆且爾豈得謂之該密乎
既以藝文為不當志矣其自述史又曰郡邑氏族方物宜為三志吁方
物可志藝文獨不可志乎故曰立史法以取信後世難音知幾嘗為史
有三長之說愚以史通觀之謂其長於才學而短於識也不然柳璨何
以有析微之作唐史臣何以有工拙之辨

通曆

議論非出於一家

始皇帝迄天寶杜祐之通典也君子謂其未必通於典起太初終南齊
梁武帝之通史也君子謂其未必通於史馬會元通曆之作其亦猶杜
祐之通典梁武帝之通史乎嘗攷其書大抵編次衆史而為之議論根
株則多有取於虞世南之帝王畧論搜索三墳著述典敗魏元風於千
古貴寶曆於聖唐總之於曆可謂通矣然栗陸驪連書所不載而通曆
載之何踈寒浞之事經所不詳而通曆詳之何靡乎此猶足以見其通
也既以女媧為三皇之一又曰燧人共工未知孰是取予不真果足謂
之通乎既以有熊為中古之世又曰無懷已上莫知其都講貫不熟果
足謂之通乎既以天地人皇為四方五千六百年矣又曰有巢之代未
詳年歲闕畧尚多又果足謂之通乎吁又孰知總之所未通正有待於
後世之通者歟

稽古錄

此書元無義例

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温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元無義

例文公語錄

可備經筵進讀

稽古錄一書可備經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讀去亦好未後
一表其言如著龜一一皆驗宋苜公歷年通譜亦與此書相似然不如
温公之有法也高氏小史亦好一書但難得本子高峻唐人通鑑亦多取之。同上

唐鑑

唐鑑不可不讀